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中文系

探索盛唐山水诗中的生态观——以 王维与孟浩然的“山”与“水”为 考察中心

科目编号：ULSZ 3068

学生姓名：陈盈薇

学位名称：文学士（荣誉）学位

指导老师：林志敏 博士

呈交日期：2012年4月6日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目次

题目	i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v
前言	1
一、研究背景	2
二、研究动机	3
三、研究价值	5
四、研究难题	6
五、文献综述	7
六、研究方法	9
第一章 文学与生态学	11
第一节 生态批评：生态学的文人转向	12
第二节 山水之间：生态批评与山水诗	15
第二章 王维的山水诗	18
第一节 青与空：王维山水诗之“山”	20
第二节 静与寂：王维山水诗之“水”	24
第三节 物我合一：王维与山水自然生态之关系	27
第三章 孟浩然的山水诗	33

第一节 寄情之地：孟浩然山水诗之“山”	35
第二节 抒怀之水：孟浩然山水诗之“水”	39
第三节 以我观物：孟浩然与山水自然生态之关系.....	44
第四章 王维与孟浩然山水诗同中异趣的生态观	49
第一节 山水之“趣”：生态原有的美学趣味	52
第二节 “天人合一”：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	56
第三节 回归自然：山水诗中生态观的现代意义	61
结语	67
参考文献.....	69

探索盛唐山水诗中的生态观——以
王维与孟浩然的“山”与“水”为
考察中心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资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 05 AAB 05951

日期： 2012 年 4 月 6 日

摘要

随着全球自然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本身也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在对工业文明进行反思中，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蕴藏着的生态智慧也得到新的重视。因此，关注文学与环境之生态批评的提出，正是对于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启迪意义。将自然生态与文学作品放在同一线上，生态批评让人们从文学作品中重新认识自然生态，了解人们对待自然生态的态度。

山水诗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蔚为大观、十分显要的诗歌流派，而且山水诗反映的恰恰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相依相生的融合关系。王维与孟浩然以其山水诗的成就，使他们在盛唐诗坛独树一帜，成为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诗作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职是之故，本文借鉴西方的生态批评视野和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研究的一些成果，对王维与孟浩然山水诗中的生态观进行阐述。

之所以要在西方生态批评和盛唐山水诗之间进行跨界研究，就是因为它们二者虽然在时间和空间上是错位的，但在精神和思想上却是契合的。为此，本文于第一章对生态批评进行了大略的介绍和理论的辨析，并且提出用生态批评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山水诗的必要性及可行性。第二章及第三章则主要以王维、孟浩然山水诗中的“山”和“水”为描述对象，尝试发掘两位诗人与山水自然生态之关系，同时探索其中积极的自然生态观。

有了前文的铺垫，第四章乃是着力于分析王维与孟浩然山水诗里同中异趣的生态观，并试图探索自然生态中原有的美学趣味，同时探讨古代圣贤的思想观

念是否影响王维与孟浩然对于山水自然生态的态度和价值观,并在此基础之上挖掘山水诗中生态观的现代意义。

关键词: 生态批评 山水诗 王维 孟浩然

致谢

时光荏苒，转眼四年在拉曼大学的学习生活即将接近尾声，论文的撰写也即将结束，我的学习经验终于变得丰厚而且没有缺憾。

在开始撰写此论文前，我不断地思考，四年的时间在繁忙、焦虑中逝去，毕业之前我想将我在这大学的回忆留在这份论文里。那会是什么呢？是尊敬的老师？亲爱的朋友？亦或无限的学问？我想那应该是金宝校园周围那个美妙的大自然。在视觉上，它给我给予美丽的山水画面；在听觉上，它给予我悠悠的鸟鸣声；在嗅觉上，它给予我清新的空气；在心理上，它给予我无限的寄托。这个美妙的大自然，使我能够专心地、顺利地完成任务。因此，我想这样美好的大自然应该被好好地维护，让未来的世界还有这种优美自然的滋养。

回首在四年内度过的日日夜夜，特别是撰写论文近半年的日子，虽然忙忙碌碌，但其中更多的是收获和喜悦。特别要感谢我的恩师——林志敏老师长期以来对我的培养和指导他儒雅宽厚，学识渊博，教会我的不仅仅是学术上的知识，还有生活的智慧。感谢老师并给予我最大的包容与谅解，让我可以在自己的兴趣范围内有所发挥，并且在我的论文撰写过程中精心指导，从题目的选择，提纲的拟定，数次的拖延与修改到最后的定稿，付出了莫大的心血。

其次，感谢我的家人，为我解除了后顾之忧，使我能够安心学习，不必为家中琐事分心，并且无私地支持我所做的任何决定，就像照亮前方的路灯一样，一直扶持着我、保护着我。还要感谢所有的同学朋友们，与他们共同度过大学阶

段四年的时光，喜怒哀乐、辛酸苦辣、悲欢离合……都将成为我人生道路中宝贵的财富之一。

在此，我向他们致以最真挚的感谢，并把这种深情埋藏在心底，作为自己以后不断进取与努力的动力。

前言

生态批评是发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一股文艺思潮，它是一个探讨文学与自然之关系的文学批评。随着全球自然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生态批评正是希望通过解读文学作品中的生态思想，挖掘出造成人类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并且探索积极的自然生态观。

事实上，自古中国人的文学创作中，自然生态都具有了鲜活的面貌和丰富的精神内涵，而山水诗即是中国文学创作中体现出这种人与自然生态和谐共处的典型代表。然而，正如德国博士 W·顾彬（Wolfgang Kubin）在《中国文学中自然观之发展》的序言所述：“相对于欧洲，自然观念在中国文学中出现要早得多，但中国国内学者对此的研究却极其稀少。”¹ 职是之故，本文试图透过文学批评的视野，以王维、孟浩然的山水诗为研究对象，探讨盛唐山水诗中的自然生态观。

盛唐可谓中国山水诗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东晋以前，山水诗为孕育期；东晋时山水诗兴起；南北朝迅速发展；至盛唐而蔚然大观，山水诗登上第一个巅峰。盛唐时期，涌现出一大批天才诗人，创作出辉煌灿烂的山水诗作。这一时期不仅诗人如林，作品数量庞大，而且山水诗的题材、以及山水诗所涉及的地域，都极为广泛，山水诗的质量更是以往所无以伦比的。盛唐山水诗在继承前人艺术经验的基础上达到中国山水诗发展的一个高峰，赖于大自然苍茫浩漫蕴含无穷无尽之美，足供诗人揽之不尽，挹之不竭，再加上盛唐诗人们好游山水的趋势，诗

¹ 转引自鲁枢元：《文学的跨界研究：文学与生态学》，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 年，页 163。

人们都会在山水之间细心观摩体会，从中获艺术灵感，从而创作出异彩纷呈的山水佳作。

当时的自然生态环境，成全了以王维、孟浩然等人所组成的山水诗群。从中国具有多山的地形特点，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条件，孕育了美丽的山水，也启发了诗人们的自然意识，造成了他们顺应自然的生态取向，亦出现了呈示人与自然融合为一的山水诗风。蜿蜒起伏的终南山、太白山、华山、骊山、梁山、庐山、岐山、陇山等，成为诗人追求诗意的地方，因此，在诗人的创作中，往往突出了“山”的意义。另外，自然环境中的“水”总是可以和诗歌艺术巧妙地结合起来，河、川、江、泽、湖、瀑、溪、滩……总是为诗人营造了诗中如画的理想境界。这些都表现出诗人对山与水的崇敬和依恋。有鉴于此，本文主要以王维、孟浩然山水诗中的“山”和“水”为描述对象，尝试发掘诗人与山水自然生态的关系，同时探索其中积极的自然生态观。

一、研究背景

天覆地载、日升月降、四时交替、飞潜动植、生息繁衍，大自然的一切从日月、四季、山水、人类、动植物等，都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万物之间都有着不可切割的联系。自古以来，多少诗人借由斑斓多彩的大自然创造出一篇又一篇的诗歌。从生态思维的角度而言，山水诗的之所以出现，除了因为时代、社会、文化等因素之外，也可以视为一种生态现象，是诗人对自然环境的选择和适应结

果，是一种生态效应和生态结果。²

德国著名生态学家汉斯·萨克森亦在《生态哲学》中指出：“生态学要求观察事物之间的关联。”³正因诗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联系，生态批评的研究在于探讨人、文学、自然生态交错复杂的关联性，建构一种以生态整体利益为宗旨、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从而使人与自然能够和谐共处。

简言之，生态批评的终极追求便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人类与其他生命诗意地栖居于同一片土地上，这是人对自身生存价值的思考，考察人类生命存在的终极价值，是一个整体的、无限的、普遍的人文关怀。⁴

从以上的角度看待王维、孟浩然的山水诗，便可以发现诗人与自然生态的高度融合，同时可以发掘诗中人与自然相处于自由、和谐、欢欣的生活状态，是一种积极、正面的自然生态观。

二、研究动机

回望经历漫长历史的山水诗，名山大川、飞瀑流泉、平湖静潭、茂林修竹、繁花芳草，均在诗人的笔下一一呈现，似乎古老神州大地上的自然山水景物都成为了山水诗中的主要表现对象和审美对象。就如鲁枢元在《百年疏漏——中国文

² 参考自王志清：《盛唐生态诗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1-3。

³ 转引自王志清：《盛唐生态诗学》，页2。

⁴ 参考自刘文良：《和谐：生态批评的核心范畴》，《鄱阳湖学刊》2010年第5期，页100。

学史书写的生态视阈》中所言：

如果说一个民族的文学历史的书写必须切合这个民族文学的特质，必须植根于这个民族的精神文化土壤之中，必须以这个民族特有的宇宙观、存在论、价值取向、审美偏爱为依据的话，那么，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学史的书写或许可以忽略“自然”这一维度，唯独中国文学史的书写绝对不能无视“自然”的存在。⁵

确实，中国古代的山水诗与自然生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山水诗不仅体现了诗人的思想风貌与生活情趣，还显现了诗人的生态观和自然审美观，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精神内涵。本文即是欲从王维、孟浩然的山水诗中，探讨山水的魅力，同时发掘诗人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如何对待山水自然。

以生态批评作为研究的范畴，就是要善于从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发现诗意、挖掘诗意、展示诗意，并将这种诗意栖居的精神植根于人们的心灵之中，从而提高人们的生态伦理道德，促使人们更加自觉地维护生态的和谐。因此，本文试图对王维、孟浩然的山水诗中“山”与“水”的意蕴进行细致的梳理和辨析，并努力建构其山水诗中人与自然生态相依相生的和谐关系。旨在于从文学批评的视角，探索诗人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互相关系，研究诗人对山水自然的认识和适应。

⁵ 鲁枢元：《文学的跨界研究：文学与生态学》，页 161。

三、研究价值

对于王维、孟浩然山水诗的研究，多年来人们都尝试以不同角度如：经济、政治、文化等来阐释它的发生、特征、价值和影响。然而，司马迁论《离骚》时曾说：“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返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⁶（《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以文学呼唤自然、回归自然，以生态批评呼唤自然、回归自然，正是目前人类在面对越来越窘迫的生态、生存危机时所必须做出的反应。加上，盛唐山水诗是诗人们欣赏山水、体验山水、融入山水所得的产物，因此，以生态批评来讨论这个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山水诗也许是一个最佳途径。从生态思维的角度出发，便可以“考察盛唐山水诗派审美活动全过程，考察所有的‘生态因子’所构成的彼此关联、互为作用的生态环境”⁷，又能展示人与自然生态相依相生的和谐关系，并理解诗人对山水自然的认识和适应。

另外，袁行霈曾于《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说道：“山水诗的产生，标志着人对自然美的认识加深了。大自然已经从作为陪衬的生活环境或作为比兴的媒介变成具有独立美学价值的欣赏对象。山水诗启发人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即美学的角度去亲近大自然，发现和理解大自然的美，这无论在文学史上还是美学史上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⁸延续于此，本文期望通过生态批评正面发掘人与自然的和

⁶ [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8册，卷八十四，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页2482。

⁷ 王志清：《盛唐生态诗学》，页1。

⁸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页383。

谐关系，同时追寻王维、孟浩然山水诗之诗意，探寻诗中“自然”的存在及其存在的方式，使山水诗的研究取得更多面的视角。

生态批评倡导的生态整体观和联系观，既为比较文学提供了一种文化研究的全球视野，也为比较文学构建良好的全球文化生态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本文以王维、孟浩然山水诗中“山”、“水”的意蕴为主要研究对象，除了能够揭示诗中“生态”主题与“和谐”意境，还能够阐释诗中“山”、“水”之“诗意”，更深刻探讨古典文学背后的意义之余，亦给予生态文学创作以更多的启示和更广阔的研究途径。

四、研究难题

以生态批评的视野出发探讨王维与孟浩然的山水诗有三个研究难题。首先，由于生态批评和山水诗之间进行跨界研究仍属一个崭新的课题，加上许多可以作为参考的书目都无法在马来西亚找到，因此笔者面对资料不足的情况。事实上，有关山水诗的研究多不胜数，王维与孟浩然的研究也多不胜数。但是，这些文献对于自然生态的阐述还是相当欠缺，对于生态批评和山水诗之间的跨界研究更是稀少。所以，当笔者在提出观点时，就难以找出可以论证观点的资料。

山水诗中生态观的现代意义在本文中亦是个重要的关键。然而，在这个人与自然严重分隔对立的时代，中国古代山水诗是否能教育人们改变目前不断破坏

大自然的行为，仍然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这亦变化遂成了本文第二个研究难题，因为笔者虽然能够在文中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然而，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理想世界，还是必须通过在社会上的实践才能到达。

另外，生态批评与中国古代诗歌的跨界研究其实可以更广阔，不一定只是局限在盛唐山水诗的范围里，再者，除了王维与孟浩然的山水诗之外，亦有许多诗人的山水诗同样带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意识。但由于字数与时间的限制下，本文尚有许多相关篇章未用以论证，加上碍于水平的关系，笔者仅能透过生态批评的视角探讨王、孟山水诗中的生态观，无法再继续开展。尽管如此，生态批评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仍然有很大的拓展性，笔者也十分期待更多研究成果的出现，同时期望借助文学的力量，让正面的生态观可以散播至人们的心中，从而改善目前的生态危机。

五、文献综述

在进行搜索前人研究时，笔者主要方向有三：其一、有关生态批评的研究；其二、有关王维、孟浩然山水诗的研究；其三、有关生态观的古典文学研究。

多年以来，有关山水诗的研究多不胜数，王维与孟浩然的研究更如繁星般多不胜数。陶文鹏、韦凤娟主编的《灵境诗心——中国古代山水诗史》从山水诗的形成、高峰、延续、发展、新变、集大成都作了详尽的论述，范围从先秦至清，

详细地阐述了各时期山水诗的特征、代表人物及作品，可说是研究山水诗的主要文献。另外，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和王国璎《中国山水诗研究》阐述了中国山水诗的发展和特色研究，亦是研究山水诗的重要成果。这些研究结果都是笔者进行研究的基础，然而，其对于自然生态的阐述还是相当欠缺，不足以呈现人与自然的融合。

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加剧，人类越来越体会到生态学的重要意义，生态活动和生态哲学也随之建立及发展起来。因此，笔者在进行搜索前人研究的时候，发现一些学者已经渐渐地填补了有关生态批评研究的空白。以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生态批评的空间》、《文学的跨界研究：文学与生态学》为例，这三部作品都运用了生态学的原理对文学艺术进行了探索，作出了文学的跨界研究，并对生态批评进行了别开生面的分析和阐述，详尽地论述了中国文学与生态学跨界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成功扩展了生态批评的空间，是生态批评研究非常丰厚及坚实的学术支撑。

再者，笔者也搜索到一些以山水诗与自然生态为研究中心的期刊论文。例如：李金坤的〈唐诗山水自然生态美〉、〈论唐代诗人的自然生态意识〉、〈唐诗山水自然生态之审美价值〉、〈物我和谐的唐诗生态世界〉及曹瑞娟的〈自然生态与中国古代诗歌〉，这些论文都试图分析诗歌中的自然生态、探讨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但是也许是篇幅所限，未能深入探讨诗中“生态”主题、“和谐”意境以及诗人、诗歌与自然生态的关联性。

除此之外，王志清的《盛唐生态诗学》和王惠的《荒野哲学与山水诗》可说是与本文最为相关的两部著作。王志清的《盛唐生态诗学》以生态学的角度出发，全面地探讨了盛唐山水诗中的生态阐释，也突破性地从城市、文化、时代等视角出发探索盛唐山水诗发展。这种在研究领域上的开拓和思想观点上的新颖，使这部著作具有学术意义。王惠的《荒野哲学与山水诗》则从生态批评的新视野——荒野哲学出发，分析了中国古代山水诗中的荒野意象和精神，最后以回归为终结，反映了荒野为人的精神家园。这部著作成功地将荒野哲学与山水诗紧密结合，视角独特且环环相扣，极有启示性和范导性。

六、研究方法

本文以王维、孟浩然山水诗为研究对象，通过生态批评探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因此，笔者首先对生态学和生态批评作探讨，寻求生态批评的定义及生态批评与文学之关系。生态学主要是以整体性、关联性看待事物，文学批评更是关注文学与环境，即人文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先对王维、孟浩然山水诗进行整合，然后再进一步探讨其诗歌中的自然生态与诗人的关联性。

王维与孟浩然虽属同时代之人，但是，个人的机遇和思想价值观的差异会影响其诗歌作品的思想内容。因此，笔者也会对王维与孟浩然作个别的传记研究，以便能够了解他们的思想和价值观，从而探讨诗人的个人因素与其山水诗中自然生态意象的关系。当然，王、孟二人虽然在机遇及思想价值上有所差别，但对于

自然生态的观点和思想可能是一致的，所以，通过个别研究亦能发掘其山水诗内同中异趣的生态观。

山水诗所表现出来的和谐诗意，多数来自于诗歌本身的诗意表达。因此，为了更深入地探讨王维、孟浩然山水诗中“山”、“水”的意蕴，笔者将进行文本细读，力图挖掘他们山水诗中的诗意。虽然山与水不能完全代表所有的自然生态，然而诗歌中的“山”、“水”并非只是一个渺小的个体，其中的意蕴可以是一片无限放大的空间，飞禽走兽、茂林修竹、繁花芳草都与山水相辅相成、血脉相通。通过文本细读，便能从“山”、“水”的意蕴中揭示其山水诗中的生态主题与和谐意境，随之分析及阐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状态。

另一方面，笔者也将从生态伦理观来看待王维与孟浩然对山水自然的态度。山水诗的创作必定与其诗人所处、所见的自然生态环境息息相关。所以，以生态伦理观来探讨王维与孟浩然对山水自然的认识 and 适应，不但可以寻求山水自然生态的魅力，也可以发掘王、孟二人如何对待山水自然、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

除此之外，笔者认为王维与孟浩然山水诗中物我和谐的美好境界是他们思想价值的结晶，而其中的自然生态意识，又与中国古代儒、释、道中的某些思想相契合。因此，笔者也会从中国古代圣贤思想中，探索有关人与自然生态和谐相处的自然生态观，从而探讨儒、释、道的思想观念是否影响王、孟二人对于山水自然生态的态度和价值观。

第一章 文学与生态学

1869年，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提出了“生态学”(Ecology)一词，所指的便是“研究生物与其环境间的交互关系，以及研究生物彼此间的交互关系的一门学科”⁹。这个学科是一种关于地球之美的科学，它探讨了自然之美、生态之美，同时告诉我们，自然生态美是客观存在的，这不仅对于世界的存在是必要的，而且对于人的存在也是必要的。¹⁰所以，生态学的研究就是期望人们除了欣赏和利用生态美，也要有保护生态美的意识，同时创造更多的生态美。

作为一个学科，“生态学”一开始只不过是生物学中的一个分支，但是进入20世纪，随着自然环境的问题日益严重，人们逐渐关注自然生态环境的种种问题，生态学便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很快地成为一门内涵丰富的综合性学科。所谓的“生态学”，已经不仅仅是一门专业化的学科、学问，而是衍化成为了一种观点，“一种统观了自然、社会、生命、环境、物质、文化、机体、精神的观点，一种崭新的、尚且有待进一步完善的世界观”¹¹，亦渐渐地呈现出越来越浓厚的人文色彩。

从生态学的视野观之，人和自然生态都属于大自然的一部分，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作为统一的世界，人和自然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正如余谋昌与鲁枢元对话中所提：“一方面人作用于自然，改变自然，使自然界人化；另一方面自然作用于人，人学习自然界的‘智慧’，提高人的素质和人的本质力量，

⁹ 刘彦顺主编：《生态美学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页13。

¹⁰ 参考自鲁枢元：《文学的跨界研究：文学与生态学》，页155。

¹¹ 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页6。

使人自然化”¹²。在不同的方面，人与自然分别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两方面是互相联系的。

纵观人类社会文化历史的发展进，文学以人类的生存、发展为永恒的主题，文学艺术的命运与大自然是血脉相连、息息相关的。诚如鲁枢元于《生态文艺学》所述：“文学艺术就其本性讲可能更接近生命的属性和生态学的原则，它的根深植于自然的土壤中，它的花绽放在精神的天空里”¹³。正是因为生态学与文学艺术均大自然相联系，造就了文学与生态学的跨界研究，文学与生态学亦有了别开生面的发展。

第一节 生态批评：生态学的文人转向

如前文所述，随着生态危机的频频告急，自然生态环境的问题使生态学备受瞩目，亦有人文转向的趋势。20世纪之后，在社会学、人类学的领域里，人们开始把生态学的原则运用到人类社会的研究中来，生态学开始渗入人类社会的种族、文化、政治、经济各个方面，促使了一批新的社会科学的诞生，如“城市生态学”、“民族生态学”、“经济生态学”、“社会生态学”等。¹⁴而当生态学跨界到文学艺术上时，便出现了一股以“自然”为本的“生态批评”思潮。

1978年，美国学者威廉·鲁克特（William Rueckert）在《爱荷华评论》（Iowa

¹² 鲁枢元：《文学的跨界研究：文学与生态学》，页154。

¹³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页1。

¹⁴ 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页4。

Review) 里发表了一个题为《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 and Ecology: 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 的文章，首次使用了“生态批评”(Ecocriticism) 这一个术语。明确地提倡“将文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强调批评家“必须具有生态学视野”，文艺理论家应当“构建出一个生态诗学体系”。¹⁵ 为“生态批评”掀开了序幕。

根据西方生态批评家所指，所谓“生态批评”，即是“关于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的研究”¹⁶，是“一种在对环境负责的精神中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¹⁷。威廉·鲁克特也声称要“力图发现文学中的生态因素，或者通过生态学概念在文学阅读、教学和创作中的运用来创建生态诗学。”¹⁸王诺先生更对生态批评提出了自己的定义，认为：“生态批评是在生态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指导下探讨文学与自然之关系的文学批评。它要揭示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态危机之思想文化根源，同时也要探索文学的生态审美及其艺术表现。”¹⁹

尽管学者对“生态批评”有着各种阐释，但其宗旨基本是一致的。正如切瑞尔·格罗特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所指，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批评立场，它一只脚踩着文学，另一只脚踩着主题。作为一种理论话语，它协调着人类与非人类的关系”²⁰。生态批评即是要从生态视野观察文学艺术，力图挖掘自然生态于文学作品中的体现，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

¹⁵ 党圣元主编，党圣元、刘瑞弘选编：《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页49。

¹⁶ 转引自刘文良：《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页2。

¹⁷ 转引自刘文良：《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页2。

¹⁸ 转引自吴笛：〈绿色探索语境下的生态批评〉，《铜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页1。

¹⁹ 王诺：〈生态批评：界定与任务〉，《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页66。

²⁰ 转引自刘文良：《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页3。

伴随着生态学的人文转向，文学作品的生态批评亦应运而生。1992年，美国成立了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简称 ASLE)，随之，关注生态批评的学者人数也不断地增长，至今在德国、英国、日本、韩国等国也相继成立了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生态批评家们亦从深层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环境保护主义中汲取理论滋养，并向着文学生态学、自然文学或环境文学以及田园主义等方向开拓，拓宽了文学生态批评的视野。²¹

生态批评作为生态学人文转向的结果，以文学作品作为批评对象，挖掘文学作品中的生态意识，具有一种生态责任感和新型道德意识。所以，生态批评家努力地为“自然”本身恢复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似刘文良所言，生态批评的目的就是“要重新确立‘自然’在文化和文学艺术中的地位，要把‘自然’看作是文学、文化研究和生态批评的一个基本要素，并通过理论的探讨，促进‘自然写作’，进而起到对读者进行保护生态和自然意识的启蒙作用。”²²

综观以上所述，作为文学批评的新尺度，生态批评观念的出现，对于人们建立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相应的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启迪意义。将自然生态与文学作品放在同一线上，生态批评让人们从文学作品中重新认识自然生态，重新了解人们对待生态自然的态度，从而改变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思维模

²¹ 宋丽丽：〈生态批评：向自然延伸的文学批评视野〉，《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页21。

²² 刘文良：《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页4。

式，用生态思维构造人与自然的平等及和谐的美好关系。

第二节 山水之间：生态批评与山水诗

当西方提倡的文学批评新尺度遇上了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往往人们都会质疑其可能性、可行性。然而，依克洛伯尔所述：“生态批评并非将生态学、生物化学、数学研究方法或任何其它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用于文学分析。它只不过是将生态哲学最基本的观念引入文学批评。”²³生态批评不但可以成为现代文学作品的研究视角，还可以充分地运用在古典的文学创作中；它也不仅仅局限于西方的文学作品，而是能够运用在世界各地的文学创作中。

生态批评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环境的互相依存的关系，是从人本主义向生存环境的转换，认为人物不应该是人类生存活动的中心，而只是一个组成要素，与自然环境相辅相成，共同构成适应生存活动的生态体系。²⁴而自然生态与中国古代诗歌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山水诗更是说明中国古代文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最佳体现。所以，将中国古代山水诗作为生态批评的研究对象，并非是不可行的。

首先，就思想而言，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并非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主流，相反的，中国古代的主要观念是认为“天、地、精神、人是通一个真实存在的有机

²³ 党圣元主编，党圣元、刘瑞弘选编：《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页 47-48。

²⁴ 参考自吴笛：〈绿色探索语境下的生态批评〉，页 3。

统一的整体世界”²⁵。在中国古代的观念中，“自然”的思维表现早在远古的神话中已经显现出来。远古神话中的天神、地神、河神、山神等，都表现出人们对自然生态的依赖。而所谓的“神话”，也正是中国古代“万物有灵”的信念反映。正因中国人认为万物皆处于一个宇宙生命的整体里，本从珍惜人的生命出发，渐渐走向珍惜万物；本从敬畏生命出发，亦逐步走向敬畏万物。²⁶可见，在中国古代的思维中早已蕴藏着生态伦理观念的影子，与生态批评的观点可说是不谋而合。

其次，中国古代的自然观和文学观是属于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为例，文中：“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²⁷由此可见，从刘勰的观点来看，文学之道就是自然之道。换言之，宇宙自然、社会人生、文学艺术原本就属于一个浑然有机、充满活力、生生不息的整体。²⁸这样的文学观和自然观，与生态批评的观点是吻合一致的。

此外，人与自然的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山水诗创作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袁行霈曾经指出：“自然界是触动文思的重要契机。士林文学对山川草木日月星辰所构成的自然界，也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倾注了极大的兴趣和感情。歌咏大自然，将自然景物人格化，或将自己的思想、感情、人格外化为自然景物，

²⁵ 任俊华、刘晓华：《环境伦理的文化阐释：中国古代生态智慧探讨》，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5。

²⁶ 参考自任俊华、刘晓华：《环境伦理的文化阐释：中国古代生态智慧探讨》，页4-7。

²⁷ [南朝梁]刘勰著，黄霖导读，黄霖整理集评：《文心雕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页1。

²⁸ 参考自王惠：《荒野哲学与山水诗》，上海：学林出版社，2010年，页34。

遂成为士林文学的重要内容。”²⁹说明了观察自然、描绘自然、以自然生态起兴，即是山水诗创作的一种传统，也正是生态批评探索人与自然之关系的主要切入点。

再者，山水诗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与山水之间血脉相通的亲密关系，亦显示出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精神面貌。在创作山水诗的过程中，诗人除了与自然生态作伴，还会倾向于把自然生态视为一个充满生机且有情感的生命体，将环境、情感、思想都注入诗中，从而呈现出人与自然生态缠绵不分、融合一致的关系。这种蕴含着“天人合一”、“顺应自然”之思想的山水诗，正是适合作为生态批评探讨的对象。

就上述所论而言，中国古代文人所创作的山水诗并不与生态批评产生冲突，相反的，山水诗的创作是与生态批评的思想基础相契合的。从生态批评的角度进入中国古代山水诗的研究领域，不仅可以探索诗人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互相关系、研究诗人对山水自然的认识和适应，还可以发掘诗人与自然相处于自由、和谐、欢欣的生活状态，从而理解出其中积极的、正面的自然生态观。

²⁹ 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页58。

第二章 王维的山水诗

人闲桂花落， 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 时鸣春涧中。

——王维《鸟鸣涧》³⁰

从先秦开始逐渐出现在诗人作品中，再于南朝的刘宋时代正式确立成为一类的山水诗，有着长期的酝酿过程。其中，盛唐时期的山水诗可说是山水诗高峰。美丽的山水、奥秘的大自然，都是诗人笔下描绘的对象，亦往往带出一种悠闲、寂静、安逸的艺术效果。王维（701-761年），即盛唐山水诗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诗中的山水自然能够带领读者进入一种“闲”、“静”、“空”的境界，如桂花凋落一般宁静、自然。

王志清曾经断言：“王维的意义和贡献在于诗歌而不局限于诗歌，他对前贤文化遗产兼收并蓄、取精用宏的博大和技巧，他融儒、庄、禅而兼综化用的机智和圆通，他引画艺和乐艺等于诗中的自觉和创意，他变宗教精神为审美精神的艺术敏感，他师法自然也师法内心的创作自由，他消解仕隐两难而仕隐两全的生存智慧，他在亲和山水中表现出来的林下风流，以及他人性自我审判的灵魂向善的忏悔精神，都给了我们十分有意义有价值的启发。³¹的确，从王维的山水诗中，可以看出其对“意境”的实践，他巧妙地将人格境界转化为意境，并且以诗歌创作呈现了人与自然的融合关系。

³⁰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二册，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页637。

³¹ 王志清：《盛唐生态诗学》，页199-200。

王维大量的山水诗表现出了盛唐特有的安逸富足的神态和宁静和谐的气氛，他从神州大地的自然山水中取材，抒发了心灵感悟，表达了一种空灵的意境。王维所达到的是“心与物、情与境的统一，是诗人的主观思想、感情、审美情趣与自然景物的贯通交融”³²。依蒲震元所述，反映在中国古代的山水诗中，这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诗人自我内心的恬适境界”³³。

笔者认为，诗人以怎样的立场、心态看待山水自然生态，将直接影响他眼中的山与水以怎样的风貌呈现出来。当然，山水诗不一定纯写山水，也不局限于荒山野外，但所呈现的必然是耳目所及的山水状貌声色之美。而山与水是万物的依赖，《国语·晋语》中提出“国主山川”³⁴，说明了山川是国家的主导、依靠和根本，也提出“川，气之导也”³⁵、“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³⁶，显示河流是促进万物生长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也说明了河流与自然生态的关系、河流在大自然的作用，同时强调了水对人类的重要意义。³⁷有鉴于此，本章将着重探讨王维山水诗中的“山”和“水”的意蕴，尝试发掘王维与山水自然生态的和谐关系。

³² 蒲震元：《中国艺术意境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5。

³³ 蒲震元：《中国艺术意境论》，页9。

³⁴ 徐元浩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页384。

³⁵ 徐元浩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页93。

³⁶ 徐元浩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页27。

³⁷ 详见乔清举：《泽至水土 恩至水土：儒家生态文化》，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1年，页91-100。

第一节 青与空：王维山水诗之“山”

王维存诗 421 首，涉及“山”、“水”的情况相当之多，同时也赋予了“山”闲适、宁静、空灵等多种意蕴。其中，“青山”和“空山”可说是王维山水诗中“山”的代表。王维对青山和空山的描写，显现了他的思想，道出了他的对山的认识，也反映了他对大自然那种自由、闲逸的向往。今从王维笔下的“青山”、“空山”两个方面来探讨王维山水诗中“山”的意蕴。

王维山水诗中的“山”以“青山”尤为突出，其代表了王维的生活美境，在描绘“青山”的山水诗中，可以发掘出一种安逸、悠闲、平静的生活态度。以《瓜园诗》为例：

素怀在青山，若值白云屯。

回风城西雨，返景原上村。

前酌盈尊酒，往往闻清言。

黄鹂啭深木，朱槿照中园。

犹羨松下客，石上闻清猿。³⁸

诗中娓娓道出了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景色，聚集白云的青山、落日的回光、清雅的语言、凄清的猿声，构成了一幅清幽、写意的画面。

从王维的山水诗中，可以发现王维有意于以青色描绘大自然的色彩，如“连

³⁸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二册，卷六，页 511-512。

天凝黛色，百里遥青冥”³⁹（《华岳》），可见“青”字渗透了王维对山的认识，以为青色的世界是一种和谐、与世无争的美好景象。

刘海微在〈王维山水田园诗中“山”之意蕴的形成〉中认为：“青山”是王维向往过、曾经爱恋过，又曾一度离别过的空间，他在此将青春的幻想编织进温馨的草壁存封，在此将一生的坎坷创伤用清风明月抚平，与“素心人”邀杯畅饮、弹琴寻知音。⁴⁰例如：

青山万井外，落日五陵西。⁴¹（《青龙寺昙壁上兄院集》）

青山横苍林，赤日团平陆。⁴²（《冬日游览》）

忍别青山去，其如绿水何！⁴³（《别辋川别业》）

空谷归人少，青山背日寒。⁴⁴（《酬比部杨员外暮宿琴台朝跻书阁率
而见赠之作》）

在以上王维的山水诗中，“山”似其思想情感的载体，巍巍青山或与赤日相映，或与绿水相比，或与空谷遥望，表现了王维对青山的依恋，也反映了王维对归隐生活的向往，对大自然的欣赏与渴望。

另外，在王维的山水诗中还处处可见与“青山”相似的意象，如“人闲桂

³⁹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一册，卷一，页 86。

⁴⁰ 刘海微：〈王维山水田园诗中“山”之意蕴的形成〉，《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页 83。

⁴¹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一册，卷三，页 228。

⁴²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二册，卷四，页 369。

⁴³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二册，卷五，页 466。

⁴⁴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一册，卷三，页 280。

花落，夜静春山空”⁴⁵的“春山”（《鸟鸣涧》）、“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⁴⁶（《归嵩山作》）中的“秋山”、“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⁴⁷（《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中的“寒山”，这些都是王维根据季节变迁而对山作出的改变，加上王维的感情色彩，其诗中“山”的意象就变得简单而有趣，宁谧中藏着丰富的生机。

有“诗佛”之称的王维，除了常在诗中运用“青”字之外，也似乎特别喜欢用“空”字来形容诗中的景观。例如“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⁴⁸（《山居秋暝》）、“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⁴⁹（《鸟鸣涧》）、“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⁵⁰（《鹿柴》）、“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⁵¹（《山中》）等诗句，都带有了“空”字。王维诗中佛教的渊源及影响极深，他早年就相信佛教，生活在崇信佛教的家庭中。母亲崔氏持戒安禅三十余年，王维和弟弟王缙“俱奉佛，居常蔬食，不如荤血。”⁵²（《旧唐书》）。而“空”正是佛教哲学的核心理论之一，慧能《坛经》认为，正是由于心性的空，方能承载世间万物之有，而这种有在本质上也是假有，是虚空，故“凡所有相，皆是虚妄”⁵³。所以王维山水诗中的“空”大都含有“寂静、空明”之意。

如果从佛禅思想的角度而言，其“空”是一种心境，亦是一种境界。换言之，王维山水诗中的“空”，是王维在创作时借助山水自然所追求的独特意境，

⁴⁵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二册，卷七，页 637。

⁴⁶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一册，卷二，页 108。

⁴⁷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二册，卷五，页 429。

⁴⁸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二册，卷五，页 451。

⁴⁹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二册，卷七，页 637。

⁵⁰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二册，卷五，页 417。

⁵¹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二册，卷五，页 463。

⁵²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第 15 册，卷 190 下，北京：中华书局，1957 年，页 5052。

⁵³ [唐]慧能著，郭鹏校释，《坛经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页 14。

将自己对大自然的审美体现与宗教信仰融合在一起。例如《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⁵⁴

诗中的“空山”可以包含四层意思：一是指山中林木繁茂，翠绿成荫，遮掩了人们活动的痕迹；二是指此处远离尘嚣，人迹罕至，有如世外桃源，遗世独立，又如洞天福地，快乐怡人；三是指山雨初霁，万物一新，银辉四射，天地生辉，呈现在诗人眼前的是一派空明洁净，熠熠生辉的灿烂图景；四是指禅宗所谓的空寂、虚无的境界。⁵⁵

如前文所论，在王维的山水诗中还是可见与“空山”相似的意象，诗中的“空山”和《早秋山中作》中的“空林”、《过香积寺》中的“空潭”、《山中》的“空翠”一样有着禅学中的“无我者，即空也”、“心乐清净解脱，故名为空”的形象表达。正如王向锋所言：“在王维的诗中，静象之静，其静非为死寂，乃意中之静，故静中有动；空象之空，其空非为空无，乃实相之有，故空中有心”⁵⁶。“空山”所表现的正是王维皈依佛法的悠悠禅心，所“空”的并非是“山”，而是王维之“心”。

⁵⁴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二册，卷五，页 451。

⁵⁵ 刘海微：〈王维山水田园诗中“山”之意蕴的形成〉，页 85。

⁵⁶ 转引自刘海微：〈王维山水田园诗中“山”之意蕴的形成〉，页 85。

第二节 静与寂：王维山水诗之“水”

在王维的山水诗里，往往会显出一种幽静、空寂的画面之美。而河、川、江、泽、湖、瀑、溪、滩……总是能够营造出这种幽静、空寂的意象及诗中如画的理想境界。在佛家的思想中，“静”与“寂”是一脉相承的，在王维的山水诗中，也可以发觉诗中“水”的意象和王维受佛家影响的思想息息相关。

其中，“动静合一”正是水性与佛性相通的最典型的特征：

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榴泻。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⁵⁷（《栾家濑》）

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⁵⁸（《山中》）

以上两首诗中，王维巧妙地将心灵引入一无滞碍之宁静状态，人与物皆空静到了极点。诗中以水的幽静与流动出发勾勒出一幅优美的景色，“跳波”与“白鹭”，“白石”与“红叶”，对比鲜明的色彩和“溅”、“出”的动作，正似自然的谐奏曲跳跃着生命的节奏，从动到静，由静入空，由空纳象，意境顿生。⁵⁹从另一个角度观之，这种“动静合一”的景色也正如自然生态中万物的律动，不仅表现了禅意的智慧，也深刻地契合了人与自然的天性，达到了一种物我合一的理想境界。

再者，王维在其山水诗中，总是会突出自己对景物的鲜明印象和感受，如

《归嵩山作》：

⁵⁷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二册，卷五，页 422。

⁵⁸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二册，卷五，页 463。

⁵⁹ 参考自胡遂、罗妹：〈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论王维山水诗的“云”、“水”意蕴〉，《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页 85-86。

清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

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⁶⁰

诗中显现的王维对“水”的依恋，以“清川”、“流水”之画面反映出诗人归山出发是一种安详闲适的心境。清澈的河川环绕着一片长长的草木丛生的草泽地，离归的车马缓缓前进，显得从容不迫，河川的清水在汨汨流淌，傍晚的鸟儿飞回林木茂盛的长薄中去栖息，他们好象在和诗人结伴而归。荒凉的城池临靠着古老的渡口，落日的余辉撒满了萧飒的秋山。⁶¹整首诗随着诗人的笔端，既领略归山途中的景色移换，透过“清川”、“流水”的自然律动，也呈现了王维内心感情的细微变化：由安详从容，到凄清悲苦，再到恬静澹泊。此外，王维的《送李太守赴上洛》一诗中：“驿路飞泉洒，关门落照深”⁶²，也通过“水”的动态道出了王维当时的感受。可见王维不但描述了四周的自然环境，亦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也融入大自然之中。无论用画法、用诗法、大笔勾勒，还是细致刻画，无论描写景物的动态，还是静态，在王维山水诗中的景观，自然环境都与王维的主观情感相互连接。

佛家有云：“世人性净，犹如青天。”⁶³说的便是佛性之“净”，它要求人们摒除妄念，涤荡心胸，远离染污，通过清净无染的物境淡泊出智慧常明的精神境界来。王维在入仕为官之余，常常独自漫游山林，或赏月弹琴，或长啸赋诗，或

⁶⁰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一册，卷二，页 108。

⁶¹ 陈煜：〈论“天人合一”思想在王维山水田园诗歌中的体现〉，《前沿》2002 年第 12 期，页 167-168。

⁶²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二册，卷四，页 397。

⁶³ [唐]慧能著，郭鹏校释，《坛经校释》，页 39。

探访古寺，自然界的洁净无尘让他得以在烦扰之余宁心静虑，回归自己清净的心性。⁶⁴而其山水诗中“水”的意象也与佛家之净性有着奇妙的联系，如：

澄波澹将夕，清月皓方闲。⁶⁵（《泛前陂》）

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⁶⁶（《送邢桂州》）

诗中，各种形态的水与“清月”、“落日”等清静、寂静的意象结合在一起，彰显了其清净之性。而王维也在诗境中将自己交付给大自然，在心性豁然开朗之余，亦获得了一份难得的轻松和愉悦。

当然，王维山水诗中所描绘的“境”不是封闭的，我们可以从有限的山水画面延升到画外更广阔，甚至无限的空间，从而使其韵味无穷无尽。正如《积雨辋川庄作》：“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⁶⁷，将辋川清静幽美的景色，借动人的一瞬表达出来，虽然只写了水田、白鹭、夏木、黄鹂，却能因物见景，自然联想到辋川的其它景色，窥知整个辋川景色的秀美，似乎还能揣度到王维内心那种淡淡的喜悦之情，真正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整首诗表现的最终是王维内心超越时空的“空寂幽静”的禅意。⁶⁸自然生态在王维的精心剪裁之下，变得生机无限，虽然有时只描写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但都是王维与大自然互动下独特情趣的展示，其诗能给人启示，使人顿悟，令人深觉自然生态的清幽、美丽，这都是王维山水诗的可取之处。

⁶⁴ 胡遂、罗妹：〈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论王维山水诗的“云”、“水”意蕴〉，页 85-86。

⁶⁵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二册，卷五，页 458。

⁶⁶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一册，卷三，页 184。

⁶⁷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二册，卷五，页 444。

⁶⁸ 穆贺：〈论王维山水田园诗意象与情趣的契合〉，《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9年第4期，页 95。

第三节 物我合一：王维与山水自然生态之关系

人与自然的高度契合是山水诗的主要特点，而王维的山水诗即是全面地体现了这种美学风格。王国维曾在《人间词话》中提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两种境界，认为：

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
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⁶⁹

“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是根据观物方式的不同及由此而产生的美感性质的不同来区分的。根据王维山水诗的风格来看，笔者认为王维的诗属于无我之境，因为其诗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以物观物的画面。在王维的山水诗中，王维与山水自然生态的关系达到了一种物我合一的境界，其诗中往往将自然生态与人的行为交织在一起，不分彼此。

王维多数的山水诗是以物观物、主客观统一的，正如王国维所述：“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⁷⁰，呈现出来的是一种人与自然生态和谐统一的自然景色，甚至诗人也融合在自己所描写的景物之中。例如《鸟鸣涧》：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⁷¹

⁶⁹ 王国维撰，黄霖等导读：《人间词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页1。

⁷⁰ 王国维撰，黄霖等导读：《人间词话》，页1。

⁷¹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二册，卷七，页637。

首句“人闲”说明了诗人内心的闲静，以此为前提，才察觉细小桂花的飘落。诗中，诗人的心境和春山的环境气氛，合二为一，互相契合又相互作用。在诗中，万物陶醉于夜的色调与宁静中春山，其中明月、落花、鸟鸣点缀下的迷人景色，凸显了诗人宁静的情怀，从而亦体现了精神生命之间的贯通，人与自然的悠然契合。

森罗万象的大自然是自然华美并且生机无限的，它构成了一个完美和谐的生态系统。这种生态意识和互补融合的生态审美理想，在王维的诗歌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其山水诗往往呈现山水之间的自然律动，显示了生态万物的相依相存。如《木兰柴》一诗：

秋山敛余照，飞鸟逐前侣。

彩翠时分明，夕岚无处所。⁷²

诗中出现“秋山”、“飞鸟”、“彩翠”及“夕岚”三种意象的组合。《唐人万首绝句》评论此诗“令人心目俱远”⁷³，一半缘由的是来自于“秋山”二字来。诗中“秋”是一种意境，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因为秋高气爽、视野开阔，所以将“秋”字加在“山”上，可以使人产生山形开阔，天地高远的感觉。另外，“飞鸟”来往于秋山之间，拓宽了视野的广度，增加了景物的动感。⁷⁴总体看来，

⁷²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二册，卷五，页 418。

⁷³ 霍松林主编：《万首唐人绝句校注集评》第二卷，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 177。

⁷⁴ 刘丽红：〈论王维诗中自然界的和谐美〉，《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页 101。

诗中描写了秋山、夕岚、岚气、飞鸟、彩翠等自然生态的活动与变化，也创造出一种和谐共存的和谐关系。

再者，在王维的山水诗中，亦可以发掘自由的骋与无限的时间和空间，诗中不受“人”的拘束，反而追求着一切美好的“物”，充分地表现了大自然的幽静一隅。例如：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⁷⁵（《竹里馆》）

轻舸迎上客，悠悠湖上来。当轩对樽酒，四面芙蓉开。⁷⁶（《临湖亭》）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⁷⁷（《辛夷坞》）

诗中关于山水自然景物的描写，都真切生动。无论是诗中静静的深林、悠悠的湖畔还是盛开的芙蓉，都充满了大自然幽静和神秘的气息，刻画了人与自然统一的美好画面，也表现了王维对大自然的爱恋，从而带出物与心统一的境界。

袁枚曾说：“诗家两题，不过‘写景、言情’四字。我道：景虽好，一过目而已忘；情果真时，往来于心而不释。”⁷⁸王维虽以擅长描写自然风景著称，然而他不仅善于写景，也善于写情。这是他在“天人合一”的大前提下将人的情感与自然之物相通为一，在变幻的自然景色中去窥见情感的流动，人与自然和谐，

⁷⁵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二册，卷五，页 424。

⁷⁶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二册，卷五，页 420。

⁷⁷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二册，卷五，页 425。

⁷⁸ [清]袁枚著，王英志校点：《随园诗话》，南京：凤凰出版社，2000年，页 614。

主客观统一。⁷⁹在王维的山水诗中，可以明显发现情与自然总是有机地交融在一起。如《青溪》一诗：

言入黄花川，每逐青溪水。
随山将万转，趣途无百里。
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
漾漾泛菱荇，澄澄映葭苇。
我心素已闲，清川澹如此。
请留盘石上，垂钓将已矣。⁸⁰

青溪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景观，但是王维却能从中体验到“闲”的愉悦，那是因为王维“我心素已闲，清川澹如此”。诗人的心性如淡泊之清川，而清川亦如诗人的心性之淡泊。诗中，王维以内在本来就具有的那种素闲之愿，来积极迎合、应和青溪素淡之境，还从青溪素淡的天然景致中，发现了与自己那种恬淡心境及闲逸情趣高度和谐一致的境界，于是青溪也就成为其可以会心解意的心灵原野。因此，诗中反映出一种人与自然亲近结合的融合之美，也呈现出一种澄静空灵的审美意蕴。正如王夫之所言：“右丞工于用意，尤工于达意，景亦意，事亦意，前无古人，后无嗣者。文外独绝，不许有两。”⁸¹王维善于将情感融入大自然的怀抱，把山水自然的外化形成变成情感内度，其中自然与人的统一表现了物与心的和谐交融，这正是人与自然高度融合的显著特点。

⁷⁹ 陈煜：〈论“天人合一”思想在王维山水田园诗歌中的体现〉，页 168。

⁸⁰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一册，卷一，页 90。

⁸¹ 王夫之评选，王学太校点：《唐诗评选》卷三，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页 101。

王维深得禅机，善于发掘出自然山水其本身所包含着的哲意禅理：静中蕴动，以动写静；空中有色，以色见空；瞬间永恒，以瞬间里感受永恒。因此，其山水诗呈现出以幽静为美、以空寂为美的特色。这既是他“归卧南山陲”、“寂寞掩柴扉”的现实生活环境的真实写照，也是诗人舍弃自我、与世无争、淡泊宁静心境的形象显现。⁸²如前引“我心素已闲，清川澹如此”⁸³（《青溪》），王维道出了自己的主观心境与客观物境之间的对应关系。再如：

寂寞柴门人不到，空林独与白云期。⁸⁴（《早秋山中作》）

绕篱生野蕨，空馆发山樱。⁸⁵（《游感化寺》）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⁸⁶（《山居秋暝》）

空谷归人少，青山背日寒。⁸⁷（《酬比部杨员外暮宿琴台朝跻书阁率尔见赠之作》）

诗中所描述的那些空林、空馆、空山、空谷并不是空无一物的物理空间的展示，而是佛我两空、物我两忘的禅境和心境。正如徐复观所云：“以虚静之心照物，则心与物冥为一体，此时之某一物即系一切，而此外之物皆忘；此即成为美的观照。”⁸⁸王维亦是如此，其山水诗中不仅仅显现了他对空静幽淡之意境的喜好，

⁸² 参考自刘丽红：〈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论王维山水诗的生态美〉，《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页128。

⁸³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一册，卷一，页90。

⁸⁴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二册，卷五，页468。

⁸⁵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二册，卷五，页439。

⁸⁶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二册，卷五，页451。

⁸⁷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一册，卷三，页280。

⁸⁸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49。

也刻画出一种天人交融、物我合一的理想境界。

钱穆在《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中认为王维是：“将其个人完全投入此环境中而融化合一，而达于一种无我之境界。然虽无我，而终有此一我以默为之主。于是遂见天地全是一片化机，于此化机中又全是一片生机，而此诗人则完全融入于此一片化机一片生机中，而若不见有其个别之存在。”⁸⁹的确，从王维的视角观之，自然万物均为“法身”变现，心弦之动，完全与天籁合调，色相俱泯。⁹⁰所以，他将自己融入于山水之间，在诗的构境上简洁纯粹，表现出一种物我合一、万物融合的和谐关系。

⁸⁹ 钱穆著：《中国文学论丛》，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页45。

⁹⁰ 参考自王志清：《盛唐生态诗学》，页209。

第三章 孟浩然的山水诗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孟浩然《春晓》⁹¹

何谓“山水诗”？依王国璎在《中国山水诗研究》中的说法，在一首山水诗中，不论水光或山色，必定都是未曾经过诗人知性介入或情绪干扰的山水，也就是山水诗必须保持耳目所及之本来面目。⁹²就这一点而论，孟浩然（689-740）确实非常踏实地、如实地，运用山水诗将一幕幕的自然景象呈现在众人面前。以上文《春晓》为例，其言浅意浓，平和地阐述了风雨过后惜花的淡愁，表现着春去春来、花开花落的自然变换，呈现出孟浩然与自然的默契相合，这正是孟浩然山水诗的独到之处。

孟浩然虽然生活在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开元盛世，然而他的仕途却不顺，可谓怀才不遇，于是他选择隐逸，并把其主要精力用于漫游山水和诗歌创作上。孟浩然游览了众多山水古籍，在迷人的大自然里得到了许多乐趣和启发，所以他在诗歌创作中常抒发对大自然欣赏，例如：“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⁹³（《登望楚山最高顶》）、“余意在山水，闻之谐夙心”⁹⁴（《听郑五愔弹

⁹¹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页84。

⁹² 王国璎：《中国山水诗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页1。

⁹³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页75。

⁹⁴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页61。

琴》)、“为多山水乐，频作泛舟行”⁹⁵（《经七里滩》）等诗句，都流露出他对大自然特有的情感。

孟浩然所描写的大自然，似一条汨汨流淌的小溪，清幽、宁静，但还是会不停地流动，充满生命力。在孟浩然的山水诗里，总是可以发觉他以旁观者的姿态出现，处处有个“我”的存在，在描写自然生态环境的同时，也抒发了自己的情感，使每首诗都创造出了一个“以我观境”的现象。可以说，孟浩然的创作重视清新而浑然一体的感受，而且其山水诗的内容意象更接近人们真实的生活。

常与王维并称的孟浩然，以简朴的技巧为盛唐山水诗开启了另一种色彩，是一种清淡的色彩。孟浩然的诗，正如闻一多所云：“不是将诗紧紧地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地分散在全篇中”⁹⁶，而且“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的孟浩然的诗”⁹⁷。因此，尽管孟浩然与王维的山水诗都体现了盛唐清纯自然的气象，但相对于王维的山水诗，孟浩然的山水诗依然具有其不容忽视的鲜明特征。因此，本章亦着重探讨孟浩然山水诗中的“山”和“水”，并且试图发掘孟浩然与山水自然生态的和谐关系。

⁹⁵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页 215。

⁹⁶ 闻一多撰，傅璇琮导读：《唐诗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页 30。

⁹⁷ 闻一多撰，傅璇琮导读：《唐诗杂论》，页 31。

第一节 寄情之地：孟浩然山水诗之“山”

孟浩然的热爱大自然，由来已久。四十岁入长安以前，他就一直住在其家乡——湖北襄阳，他常在襄阳游山玩水，忘情于大自然的美景之中，写下了《与诸子登岘山》《万山潭作》《登鹿门山》等许多诗篇。襄阳人杰地灵，历史上出现了许多文化名人，是一个名士云集、英雄荟萃的地方，王粲、诸葛亮、杜预、孟浩然、皮日休，或出生或生活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⁹⁸其中最能表现襄阳自然风光的莫过于孟浩然，最吸引人们的地方也即是孟浩然的隐居地——鹿门山。

鹿门山，原名苏铁岭，位于襄阳城东 15 公里处的东津湾内，是孟浩然的隐居地。《襄阳耆旧记》中说明：“鹿门山，旧名苏铁岭，建武中，襄阳侯习郁立神祠于山，刻二石鹿，夹神道口。俗因谓之‘鹿门庙’，遂以庙名山也”⁹⁹。在那里，孟浩然创作了许多诗歌，其中《登鹿门山怀古》便描绘了当时鹿门山及其周围的景色：

清晓因兴来，乘流越江岷。沙禽近初识，浦树遥莫辨。

渐到鹿门山，山明翠微浅。岩潭多屈曲，舟楫屡回转。

昔闻庞德公，采药遂不返。金涧养芝术，石床卧苔藓。

纷吾感耆旧，结缆事攀践。隐迹今尚存，高风邈已远。

白云何时去，丹桂空偃蹇。探讨意未穷，回艇夕阳晚。¹⁰⁰

⁹⁸ 高建新：〈孟浩然的山水游历及其诗作〉，《集宁师专学报》2007年第1期，页1。

⁹⁹ [晋]习凿齿著，舒焚、张林川校注：《襄阳耆旧记校注》，湖北：荆楚书社，1986年，页271。

¹⁰⁰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页52。

诗中描述孟浩然清晨由水路赴鹿门山沿途所见，再写登临怀古和日暮归去的情景。以鹿门山为诗中主轴，描写了沿途景色之余，也娓娓道出了孟浩然内心的情感、对名哲先贤的缅怀。

此外，《旧唐书·文苑传》中说孟浩然“隐鹿门山，以诗自适”¹⁰¹。鹿门山幽丽的风光让孟浩然怡然自得，而孟浩然亦以描写鹿门山之助，将内心的情怀寄托于山水之间。以《夜归鹿门山歌》为例，孟浩然描绘了山中景象，也表现了自己安然寂寥的心境：

山寺钟鸣圣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

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

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

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¹⁰²

同样以鹿门山为题材的这首诗，描写了孟浩然在归鹿门山的途中，在渡头所见的景象。孟浩然以喧闹的渡头和宁静的鹿门山做了对比，对景物的描写层层铺陈，对照渲染。诗中的景物描写，萧疏而简淡，亦表现出孟浩然的志趣，也透露了其心境如同安静的松林小径，安然寂寥，潇洒自得。

除了描写鹿门山之外，孟浩然也曾经在诗中描写了庐山、万山、楚山等景色。如《晚泊浔阳望香炉峰》一诗：

¹⁰¹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第15册，卷190下，页5050。

¹⁰²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页86。

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

尝读远公传，永怀尘外踪。东林精舍近，日暮空闻钟。¹⁰³

此诗可以分成前后两段来看，前半段主要描述挂帆千里始见香炉峰，表示香炉峰想见不易，亦表现出香炉峰的愉悦之感，后半段则写向往日久而意在尘外之趣。

《灵境诗心——中国古代山水诗史》中更认为这首诗“前后合璧，大有夫子之意不在山而在东林钟韵之间的意味”¹⁰⁴。这里，孟浩然描绘了晚泊浔阳时的所见、所闻、所思，流露出对隐逸山林生活的倾羨，可谓情景交融而不可分解。

如前文所见，从孟浩然的山水诗中可以看出他会将心中情感寄托在山水之中，因此孟浩然所隐、所游、所见之“山”都成了寄情的对象。当然，这里所指之“山”并非是单一的个体，它可以是山本身独有的景观，或山中一小部分的景象，或山四周的景物，把心中之情寄托于山，即是寄托于由山所延伸的大自然景物之中。如《彭蠡湖中望庐山》：

太虚生月晕，舟子知天风。挂席候明发，眇漫平湖中。

中流见匡阜，势压九江雄。黝黝容霖色，崢嶸当晓空。

香炉初上日，瀑布喷成虹。久欲追尚子，况兹怀远公。

我来限于役，未暇息微躬。淮海途将半，星霜岁欲穷。

¹⁰³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页6。

¹⁰⁴ 陶文鹏、韦凤娟主编：《灵境诗心——中国古代山水诗史》，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页217。

寄言岩栖者，毕趣当来同。¹⁰⁵

诗中由“月晕”、“天风”、“舟子”、“挂席”展开，而遂见庐山，并描述了庐山的妩媚多姿、绚丽多彩。诗中“久欲追尚子，况兹怀远公”，亦表明了作者早有超脱隐逸的思想。孟浩然巧妙地把时间的推移、空间的变化、思想的矛盾，紧密地结合起来。诗中虽多叙情抒思之语，但不失山水写照之韵致，强调了庐山山势峥嵘而凝重、山色深沉如凝黛的整体印象，同时也凸现朝阳映照下香炉飞瀑的虹霓，将庐山之奇伟壮丽逼真传出，深刻地表现出人与自然之融合。

开元盛世之际，有才干的知识分子能通过各种管道出仕，以求得显达。然而，孟浩然却“竟沦明代，终身白衣”¹⁰⁶（《唐才子传》）。如前引《旧唐书》说他：“早年‘隐鹿门山，以诗自适’”¹⁰⁷，他也在诗里表示：“隐者自怡悦”¹⁰⁸（《秋登万山寄旅五》）、“予意在山水”¹⁰⁹（《听郑五惜弹琴》）。但实际上，孟浩然的心底写照是：“魏阙心恒在，金门诏不忘”¹¹⁰（《自浔阳泛舟经明海》），他怀着心思朝廷的激情，一直在孜孜以求的应第登仕，可是却“年四十，来游京师应士不第”¹¹¹。特别是遭到唐玄宗“无官受黜”之辱，激起他的悲愤，“只应守寂寞，还掩帮园扉”¹¹²（《留别王维》），自此退隐终南敝庐。思想上苦闷，想寻求一种解脱，只好把这种感情寄托在山水诗里，向大自然渲泻出他的真情，这也就是形

¹⁰⁵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页49。

¹⁰⁶ [元]辛文房撰，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页373。

¹⁰⁷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第15册，卷190下，页5050。

¹⁰⁸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页135。

¹⁰⁹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页61。

¹¹⁰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页210。

¹¹¹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第15册，卷190下，页5050。

¹¹²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中，页257。

成孟浩然寄情于山的主要缘由。虽然如此，在隐逸的生活中接近大自然，与大自然沟通下，孟浩然亦能欣赏山水、提摄山水之精神、将自身融入于山中的无限风光，所以其山水中才显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的意象，充分表现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第二节 抒怀之水：孟浩然山水诗之“水”

孟浩然偏爱舟行，一生多次出游，“为多山水乐，频作泛舟行”¹¹³（《经七里滩》），加上与其生活经历有关，“我家南渡头，惯习野人舟”¹¹⁴（《送张祥之房陵》）。因此，孟浩然山水诗多写水上、水边之景，清旷淡远、自然高妙，“遇景入咏时，他常从高远处落笔，自寂寞处低徊 随意点染的景物与清淡的情思相融，形成平淡清远而意兴无穷的明秀诗境”¹¹⁵，例如：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¹¹⁶（《宿建德江》）

垂钓坐盘石，水清心亦闲。¹¹⁷（《万山潭作》）

落景徐清辉，轻挠弄澳诸。¹¹⁸（《耶溪泛舟》）

诗中的内容都没有华丽的雕饰，都是淡淡写来，但却淡中有味，因为诗中悠扬的情思与清淡的诗境相融。由于孟浩然心情孤寂，在描写中融入了的漂泊之感，可见凭借水之清、水之流，孟浩然在诗中抒发胸臆，令山水景物染上了一层清冷的

¹¹³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页 215。

¹¹⁴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页 240。

¹¹⁵ 袁行霈、罗宗强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页 239。

¹¹⁶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下，页 360。

¹¹⁷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页 35。

¹¹⁸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页 46。

色彩。

孟浩然偏爱于山水之乐，也常以水为主题的诗篇，以水作为其山水诗中的独立题材。孟浩然存诗 263 首，而在诗题中运用到关于“水”的字，如“江”、“湖”、“塘”等的就有 55 首之多，如《陪卢明府泛舟回岷山作》《登江中孤屿赠白云先生王迥》《与崔二十一游镜湖寄包贺二公》《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同曹三御史行泛湖归越》《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与颜钱塘登楼望潮作》《洞庭湖寄阎九》《湖中旅泊寄阎九司户防》《江上思归》等等，都涉及“水”。不过，就如王志清所论：“其诗中很少有就水而写水的，这些诗有一些重要特征，就是他的感怀与凭吊往往是通过水意象来传达的，诗人把具体的事件、对友人的怀想、把思念情怀与水联系起来，而且直接作题目”¹¹⁹。以水为主题，似乎已经成为孟浩然写诗取题的习惯。如《宿永嘉江寄山阴崔少府国辅》：“我行穷水国，君使入京华。相去日千里，孤帆天一涯。卧闻海潮至，起视江月斜。借问同舟客，何时到永嘉？”¹²⁰诗中的每一联都涉及水，但每一联都在怀人，水与人与情糅合不分。

在孟浩然的山水诗中，无论是单纯的水，或是另一种水，一种变相的水，如露、霜、雨、江、瀑、波等，都是可以用以抒发情感的对象。例如：

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¹²¹（《夏日南亭怀辛大》）

锦衾重自暖，遮莫晓霜飞。¹²²（《寒夜》）

¹¹⁹ 王志清：《盛唐生态诗学》，页 215。

¹²⁰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页 129。

¹²¹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下，页 315。

¹²²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下，页 400。

云雨从兹别，林端意渺然。¹²³（《送王大校书》）

松泉多逸响，苔壁饶古意。¹²⁴（《寻香山湛上人》）

波影摇妓钗，沙光逐人目。¹²⁵（《春初汉中漾舟》）

诗中的“露”、“霜”、“雨”、“波”都被赋予清新、寂静、淡然的色彩，也反映了孟浩然的心境与思想。可见，“水”在孟浩然诗中有无限的再生能力，而且他也在水中获得更大的自由的精神空间。¹²⁶

孟浩然于描写山水自然景物之际，往往会自觉的与水联系。在那些山水诗里，水往往成为全文背景的要素，如《秋登万山寄张五》：

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

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沙行渡头歇。

天边树若荠，江畔舟如月。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¹²⁷

诗人登高怀人，心随雁远而不见友人，怀念友人之际，便写下了这一首诗。其中，“时见归村人，平沙渡头歇。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写近处水乡暮归的怡适安详，形成了一种反衬，是孟浩然对远方朋友不知漂泊何处的怀想。全诗情随景生，以景烘情，流露出淡淡的惆怅之感。

¹²³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下，页 390。

¹²⁴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页 3。

¹²⁵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页 43。

¹²⁶ 参考自王志清：《盛唐生态诗学》，页 216-217。

¹²⁷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页 135。

孟浩然也常常在水边活动，更喜欢把思想情绪与水联系起来。王志清认为，诗人在水符号里凝聚了特定的美学思想、生命情怀、入世精神。从表面上看来，孟浩然的水意象也是喻指多元的，在多种场合表现多种人文意蕴，而他诗中“水”的意象往往是一种“流逝”的涵义，水用以暗示或宣泄其人生的“失意”。¹²⁸如

《陪张丞相祠紫盖山途经玉泉寺》《送杜十四之江南》《宿建德江》《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溯江至武昌》等诗，都流露着一种忧伤、失意、迷茫的感情色彩。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孟浩然的山水诗中发掘出一种从水产生的隐逸情怀，亦是孟浩然与山水自然之间的和谐美感。如《耶溪泛舟》：

落景徐清辉，轻挠弄澳诸。

澄明爱水物，临泛何容与。

白首垂钓翁，新妆沈妙女。

相看似相识，脉脉不得语。¹²⁹

诗一开始就描绘出耶溪迷人的景色，落日余辉中，溪水上小舟漂浮，舟人轻轻摆动船桨，悠然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景。对于耶溪优美的景色，《水经注》卷四十说：

“麻潭下注若邪溪，水至清照，众山倒影，窥之如画”¹³⁰，可见孟浩然亦是十分欣赏耶溪生活的恬静。末句“相看似相识，脉脉不得语”更是诗人的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悠扬的情思与清淡的诗境相融，将人与山水的纯净美同时表现出来了。

¹²⁸ 参考自王志清：《盛唐生态诗学》，页 218。

¹²⁹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页 46。

¹³⁰ [北魏]酈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页 942。

再者，《万山潭作》一诗中也透露了孟浩然冲淡的心情和垂钓之乐：

垂钓坐盘石，水清心亦闲。

鱼行潭树下，推挂岛藤间。

游女昔解佩，传闻于此山。

求之不可得，沿月样歌还。¹³¹

万山，又名汉皋山，在襄阳西北、汉水南岸，此地环境清幽，为襄阳名胜。诗中清澈的潭水与闲适的心境相协调，“鱼行”与“猿挂”一低一高，遥相呼应，展现出开阔的空间美。¹³²“垂钓坐盘石，水清心亦闲”一句更显示了孟浩然内心一种怡然自得的心境，也娓娓道出了人在这种清幽环境中的闲逸之乐。

综上所述，孟浩然对水的解悟也具有了独特性，其山水诗中“水”的意象非常丰富，但也一脉相承地将水和其思想感情结合为一，无论是失落而引发的惜憾、闲逸而产生的快乐，都显示了孟浩然于水中抒发的情感。陈寅恪曾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淡之关系》一文中表示：“陶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¹³³，相对陶渊明而言，孟浩然便可以视为“外道内儒”，因为他寄情自然而未能忘怀世事。正因如此，孟浩然的山水诗中特别能呈现出情景交融的画面，人与山水自然更是浑为一体。

¹³¹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页 35。

¹³² 高建新：《孟浩然的山水游历及其诗作》，页 2。

¹³³ 陈寅恪著：《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页 229。

第三节 以我观物：孟浩然与山水自然生态之关系

如同前文所论述，孟浩然善于将感情抒发于山水之间，正如他于《和张明府登鹿门山》写道：“忽示登高作，能宽旅寓情”¹³⁴，说明了真实的感情是诗的生命。然而，诗人的感情决非无缘无故地产生，它是多姿多彩的大自然和纷纭复杂的社会所触发的。在孟浩然之前，陆机、刘勰和钟嵘等诗文理论家都不仅指出诗歌抒情言志的艺术特征，而且也阐明感情是由于客观外物的激发所引起的。¹³⁵孟浩然亦是如此，其山水诗中多次强调情以物迁，例如：

夕阳开晚照，中坐兴非一。¹³⁶（《登江中孤屿话白云先生》）

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¹³⁷（《秋登万山寄张五》）

百里行春返，清流逸兴多。¹³⁸（《陪卢明府泛舟回岷山作》）

款言忘景夕，清兴属凉初。¹³⁹（《西山寻辛谿》）

逸思高秋发，欢情落景催。¹⁴⁰（《和贾主簿弃九日登岷山》）

风俗因时见，湖山发兴多。¹⁴¹（《九日于龙沙作寄刘》）

以上诗句揭示了孟浩然创作灵感的“兴”都是来自于山水自然，那些晚照、清流、高秋、湖山等具体的客观事物，都触发了诗人的感情。所以，在孟浩然的山水诗

¹³⁴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页 166。

¹³⁵ 陶文鹏：《唐宋诗美学与艺术论》，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 35。

¹³⁶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页 161。

¹³⁷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页 135。

¹³⁸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页 23。

¹³⁹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下，页 342。

¹⁴⁰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下，页 396。

¹⁴¹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页 112。

中，往往可以发觉诗人会以旁观者的角度对自然景色加以体察，同时将个人情感注入其山水诗中。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孟浩然的山水诗属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提出的“有我之境”¹⁴²。

由于孟浩然的山水诗写的是他耳闻目见的景物，而且所采用的是从头到尾的叙述方法，不事夸张，更贴近现实。因此，孟浩然的诗歌无不染上作者的主观色彩。¹⁴³其山水诗的题目中便常有“望”字出现，例如：《彭蠡湖中望庐山》《与颜钱塘登樟亭望潮作》《晚泊浔阳望香炉峰》《登望楚山最高顶》《舟中晚望》等，都显示出诗人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待大自然，同时也将自身的情感融入于自然生态之中。《舟中晚望》为例：

挂席东南望，青山水国遥。舳舻争利涉，来往任风潮。

问我今何适，天台访石桥。坐看霞色晚，疑是赤城标。¹⁴⁴

此诗描写了孟浩然自越州水程往游天台山的旅况，也表现了名山可望而不可及的情况。开篇“挂席东南望”就揭出“望”字，说明了诗人眺望之举，篇末“坐看霞色晚”更是一种怡然欣赏的态度，写出了旅途中对名山向往的心情，十分传神。

此外，孟浩然也喜欢用“观”来组织材料，表现对大自然的憧憬和追寻。所以，其山水诗中也常见“观”字，如：

¹⁴² 详见王国维撰，黄霖等导读：《人间词话》，页 1。

¹⁴³ 参考自张梅：〈孟浩然、王维山水诗的比较〉，《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3 年第 4 期，页 71。

¹⁴⁴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页 57。

白云去久滞，沧海竭来观。¹⁴⁵（《游云门寺寄越府包户曹徐起居》）

观奇恨来晚，倚棹惜将暮。¹⁴⁶（《经七里滩》）

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¹⁴⁷（《登望楚山最高顶》）

府中连骑出，江上待潮观。¹⁴⁸（《与颜钱塘登樟亭望潮作》）

从以上诗句来看，孟浩然的山水诗都显得自然天成。他的诗多写自己的日常生活，正如皮日休在《郢州孟亭记》所言，孟浩然的诗“遇景入咏，不钩奇抉异，令龊龊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兴。”¹⁴⁹说明其诗是遇思入咏、乘兴而成，故其诗味的淡泊往往叫人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再者，从孟浩然的一些小诗中也可以清楚看见诗人的影子，例如：

移舟近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¹⁵⁰（《宿建德江》）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¹⁵¹（《春晓》）

诗中景色所构成的静谧世界，充满了自由、和谐和潇闲，呈现出一种情景交融、怡然自得的画面。当然，除了淡泊的山水诗之外，孟浩然诗中也曾有过波澜壮阔

¹⁴⁵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页 182。

¹⁴⁶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页 215。

¹⁴⁷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页 75。

¹⁴⁸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页 27。

¹⁴⁹ [唐]皮日休著，萧涤非、郑庆笃整理：《皮子文藪》第十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页 70。

¹⁵⁰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下，页 360。

¹⁵¹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页 84。

的山水诗，如《浔阳泛舟至明海作》和《与颜钱塘登樟亭望潮作》等诗都从大处落笔，都描写了壮丽雄伟的景色。又如《洞庭湖》所表现的：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¹⁵²

这是一篇气势磅礴格调雄伟的诗，使洞庭湖的自然伟力在其诗中得到含蓄而又有力的表现，但是这一类的诗在孟浩然的诗集中是为数不多的。¹⁵³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一句亦可以发现这是一首以我观物的典型诗篇。

王士源在《孟浩然集·序》中说孟浩然“每为诗，伫兴而作”¹⁵⁴，可见孟浩然乐天知命，喜欢过一种恬淡闲寂的生活，追求真正的生活乐趣。所以，其山水诗中往往表现出一种旷远的境界。譬如：“朝游访名山，山远在空翠。氛氲互百里，日入行始至”¹⁵⁵（《寻香山湛上人》）、“达是酒中趣，琴上偶然音”¹⁵⁶（《洗然弟竹亭》）。这些诗都是诗人思与境和谐的产物，表现了诗人旷达的情怀。

如前文所述，孟浩然的山水诗几乎都取材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和闲居的感受。日常生活的清闲，山中登览的意兴，以及独居时怀人的惆怅，都成了孟浩然诗中的主要内容。《夜归鹿门歌》将山寺的钟声、渔梁的争渡、鹿门岩扉的幽寂、及

¹⁵²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下，页 381。

¹⁵³ 张梅：《孟浩然、王维山水诗的比较》，页 71。

¹⁵⁴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附录，页 433。

¹⁵⁵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页 3。

¹⁵⁶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下，页 420。

月下松林中自来自去的幽人组合，层层递进，娓娓道出一种安然自得的情绪。加上，孟浩然善于将平淡闲逸的日常生活融会到清旷的境界中，展现内心微妙的情绪，如《秋登兰山寄张五》一诗便将登高赏秋的心旷神怡与清淡的薄暮交织在一起，透露诗人不可名状的情绪。诗人将自己的日常生活写入诗中，既使日常生活诗化，又使诗歌生活化，缩小了诗歌与生活之间的距离。可见，孟浩然是寻求在生活与自然之间的立足点，以自我的角度出发看待大自然，并将心里的感情寄托于山水自然之间，而达到适意怡情的境界。

结合前文及上述所论，孟浩然在其山水诗中往往有着一贯的思路，他常会按照自己所见所闻来陈述心中所感，从一个旁观者的视野欣赏自然、探讨自然，所以都与山水自然保持着一种观赏的距离，而诗中亦存在着诗人的影子。正如宋人严羽于《沧浪诗话·诗辩》所云：

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¹⁵⁷

孟浩然山水诗中以我观物的视角，以及他寄情于山水之间的表现，都有利于表现人与大自然相依相成的自然画面，也达到了情景交融并且“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理想境界。

¹⁵⁷ [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页26。

第四章 王维与孟浩然山水诗同中异趣的生态观

综合第二章和第三章而言，笔者认为王维的诗应属于“物我合一”的“无我之境”，而孟浩然的山水诗则属于“以我观物”的“有我之境”。当然这种划分，只能就其主要倾向而言的，并不能囊括王维或孟浩然的所有诗篇。正如前文所引，王国维曾在《人间词话》中提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两种境界，认为：

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¹⁵⁸

在这里，王国维使用的“以物观物”和“以我观物”与其在《〈红楼梦〉评论》中所论述的“优美”与“壮美”有着极为密切之关系。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认为：

美之为物有二种：一曰优美，一曰壮美。苟一物焉，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吾人之观之也，不观其关系，而但观其物，或吾人之心无丝毫生活之欲存，而其观物也，不视为与我有关系之物，而但视为外物，则今之所观者，非昔之所观者也。此时吾心宁静之状态，名之曰优美之情，而谓此物曰优美。若此物大不利于吾人，而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因之意志遁去，而知力得为独

¹⁵⁸ 王国维撰，黄霖等导读：《人间词话》，页 1-2。

立之作用，以深观其物，吾人谓此物曰壮美，而谓其感情曰壮美之情。¹⁵⁹

从《〈红楼梦〉评论》的论述视之，王国维所谓的“无我之境”并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无我”，即作品不带任何作者的主观感情及个性特徵，而是指审美主体“我”“无丝毫生活之欲”，与外物“无利害之关系”，审美时“吾心宁静之状态”，全部沉浸於外物之中，达到了与物俱化的境界。¹⁶⁰如王维《鸟鸣涧》中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¹⁶¹及《辛夷坞》中的“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¹⁶²都表现出一种完全融化在客观的景物之中的心境，也创造了一种“无我之境”。这种“无我之境”不是毫无感情的境界，而是一种对“无利害之关系”的外物静观而产生的物我合一的优美之境。

相反的，所谓“有我之境”也不是指感情强烈、个性鲜明之境，而是指“我”之意志尚存，且与外物有着某种对立的关系，当“外物大不利于吾人”而威胁着意志时观物而所得的一种境界，用王国维的语言来说，此时“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因之意志遁去，而知力得独立之作用，以深观其物”，得“壮美之情”。¹⁶³依叔本华而言，即是诗人“以强力挣脱了自己的意志及其关系而仅仅只委心于认识，只是作为认识的纯粹无意志的主体宁静地观赏着那些对于意志（非常）可怕的对象，只把握着对象中与任何关系不相涉的理念，因而乐于在对

¹⁵⁹ 王国维著，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一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页57-58。

¹⁶⁰ 王国维撰，黄霖等导读：《人间词话》，页27-28。

¹⁶¹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二册，卷七，页637。

¹⁶²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二册，卷三，页425。

¹⁶³ 王国维撰，黄霖等导读：《人间词话》，页28。

象的观赏中逗留；结果，这观察者正是由此而超脱了自己，超脱了他本人，超脱了他的欲求和一切欲求；——这样，他就充满了壮美感，他已在超然物外的状况中了，因而人们也把那促成这一状况的对象叫做壮美。”¹⁶⁴即如孟浩然《夜归鹿门山歌》里的“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¹⁶⁵及《宿永嘉江寄山阴崔少府国辅》里的“相去日千里，孤帆天一涯”¹⁶⁶其外物景色都创造了一种孤独、寂寞之境，这都是“外物大不利于吾人”时“以我观物”所得之境。

然而，从文学的角度而言，不论是优美的“无我之境”，还是壮美的“有我之境”，都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具有共通性。故王国维亦在《〈红楼梦〉评论》中论“壮美之情”时说明：“其快乐存於使人忘物我之关系，则固与优美无以异也。”¹⁶⁷因此，“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并无优劣高下之分，王维与孟浩然之山水诗即是如此，不管是王维的“物我合一”还是孟浩然的“以我观物”都是诗人对山水自然生态的欣赏和体会之结果，所以也没有上下高低之分。

据上所述，“物我合一”与“以我观物”都是王维与孟浩然融入山水、欣赏山水的结果，然而山水自然有什么吸引力能使诗人如此欣赏呢？有鉴于此，笔者试图将探讨自然生态中原有的美学趣味，同时探讨古代圣贤的思想观念是否影响王、孟二人对于山水自然生态的态度和价值观，进而二人于山水诗中所表现出来的生态观的现代意义。

¹⁶⁴ [德]叔本华著，石冲白译：《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页39。

¹⁶⁵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页86。

¹⁶⁶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页126。

¹⁶⁷ 王国维著，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一卷，页58。

第一节 山水之“趣”：生态原有的美学趣味

在山水大自然中寻求趣味，是历代文人共同的审美爱好，山水诗即表现了诗人们根深蒂固的山水情结。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庄子曰：“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焉。”（《庄子·知北游》）葛洪说：“为道者必入山林，诚欲远彼腥膻，而即此清净也。”（《抱朴子·内篇·明本》）刘勰说：“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可见，中国古代哲学在起点上就是亲近自然、趋向山水的，其道德观、生命观、美学观、宗教观和诗歌创作观都和山水紧密相连，山水甚至就是中国文化的起点。为何如此？这是因为神秘多彩的自然生态本身就存有趣味性，而王维与孟浩然更是常在其山水诗中表明山水之“趣”。

王维在《山中与裴秀才迪书》中提出：“倘能从我游乎？非子天机清妙者，岂能以此不急之务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无忽！”¹⁶⁸说明“天机清妙者”游赏山林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求蕴含于其中之“深趣”。关于山水之“趣”，王维还在《晓行巴峡》诗中说：“赖谙山水趣，稍解别离情”¹⁶⁹。而在《戏赠张五弟諲》中，则生动具体地抒写他同山水、云霞、鸟兽亲密无间的有趣关系：“我家南山下，动息自遗身。入鸟不相乱，见兽皆相亲。云霞成伴侣，虚白侍衣巾”¹⁷⁰。孟浩然更在《听郑五愔弹琴》说明：“予意在山水，闻之偕夙心”¹⁷¹。可见，山水之“趣”是王维与孟浩然在欣赏自然美景中所获得的一种精神享受，也是他们在

¹⁶⁸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三册，卷十，页 929。

¹⁶⁹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一册，卷一，页 93。

¹⁷⁰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一册，卷二，页 196。

¹⁷¹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页 61。

艺术中反映自然美所努力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

在诗人心中，山水和尘寰相对，可以化解人事的郁结，可以忘记世路的羁绊，可以逃离机关的苦累，可以摆脱嚣喧的拘挛，进入到一种一尘不染、一土不沾的萧散状态，从而体会自然的生机和造化的道理。¹⁷²诗人们渴望在精神上离弃世路的羁绊和嚣喧的拘挛，以进入自由自在的生命境界，而山水可以让诗人的精神摆脱一切物事的羁绊，达到出入六合、混同天地的至境，这种自由自在的生命境界，正是他们在自然山水之中优游之时所感受到的。¹⁷³因此，诗人都会将自己于山水自然中所感受到的都注入其山水诗里，使其山水诗充满了山水之趣。

在王维与孟浩然的山水诗中，可以看到山之高峻壮伟、水之幽深浩淼，还看到山水之形貌随着季候、阴晴、光影的不同而呈现出的千万种变化，加上各种各样的声响，整个自然就是一个充满了趣味世界。首先看看王、孟二人笔下的山形、水貌以及山水之上的动植物：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¹⁷⁴（王维《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¹⁷⁵（王维《送梓州李使君》）

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¹⁷⁶（王维《栾家濑》）

西山多奇状，秀出傍前楹。¹⁷⁷（孟浩然《游明禅师西山兰若》）

¹⁷² 王惠：《荒野哲学与山水诗》，页 161。

¹⁷³ 参考自王惠：《荒野哲学与山水诗》，页 161。

¹⁷⁴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二册，卷五，页 429。

¹⁷⁵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二册，卷七，页 604。

¹⁷⁶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二册，卷五，页 422。

¹⁷⁷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页 55。

山暝听猿愁，沧江急夜流。¹⁷⁸（孟浩然《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

饮水畏惊猿，祭鱼时见獭。¹⁷⁹（孟浩然《早发渔浦潭》）

诗中那些重沓、参差、幽回、层叠、峥嵘的山峦，这些错杂、苍茫、繁复、萦抱、幽深的流泉，这些勾连的植被、交错的藤蔓，这些啸叫的飞禽、逐奔驰走的兽群，都呈现了山水之间自然自由的美景。另外，这些景色也会随着季候和天气之变化而变化着容颜。如春天：“春风动百草，兰蕙生我篱”¹⁸⁰（王维《赠裴十迪》）；夏天：“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¹⁸¹（王维《积雨辋川庄作》）；秋天：“秋满休闲日，春余景色和”¹⁸²（孟浩然《同张明府碧溪赠答》）；冬天：“雪罢冰复开，春潭千丈绿”¹⁸³（孟浩然《春初汉中漾舟》）。更何况还有阴晴晦明、风雨雷电、霜雪雾霭等各种天气现象，如“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¹⁸⁴（王维《终南山》）、“百里雷声震，鸣弦暂辍弹”¹⁸⁵（孟浩然《与颜钱塘登樟亭望潮作》），这些诗句都表现了大自然的奥秘及其变化莫测的特性。

另外，在大自然的空间里并非是无声无息、一片沉寂的黑白世界，相反，那是一个充满了天籁地声的五彩世界，泉水潺潺、黄鹂嚶嚶、蝉声悠悠等，各种错落的声响都是大自然中特有的美妙音乐。因此，山水诗里还表现着山水自然之间的“声”趣，如王维《送梓州李使君》：“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山中一夜

¹⁷⁸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页 144。

¹⁷⁹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页 1。

¹⁸⁰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二册，卷五，页 430。

¹⁸¹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二册，卷五，页 444。

¹⁸²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页 173。

¹⁸³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页 43。

¹⁸⁴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一册，卷二，页 193。

¹⁸⁵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页 27。

雨，树杪百重泉。汉女输樟布，巴人讼芋田；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贤。”¹⁸⁶杜鹃声、风雨声、织布声、种田声与千山万壑一起，构成一个大自然的音空间。再如孟浩然的《夜归鹿门歌》：“山寺鸣钟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¹⁸⁷钟声、人声、桨声与山寺、村落、渡口共同构成一种生活的节奏。

除了声响之外，大自然中还有着许许多多错杂的色彩，这些色彩往往都在山水诗中被呈现出来，例如王维笔下的“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不见人”¹⁸⁸（《桃源行》）、“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¹⁸⁹（《山中》）、“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¹⁹⁰（《送邢桂州》）、“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¹⁹¹（《汉江临眺》）。再如孟浩然诗中的“水回青嶂合，云渡绿溪阴”¹⁹²（《武陵泛舟》）、“雪罢冰复开，春潭千丈绿”¹⁹³（《春初汉中漾舟》）、“白云何时去，丹桂空偃蹇”¹⁹⁴（《登鹿门山怀古》）。诗中各种这样的色彩，都是大自然的原色，无论红、绿、白、青，在诗人的心目中，大自然馨香徐徐，不绝如缕，沁人心脾，所以诗人似浸泡在大自然的光彩之中，与自然的色彩融为一体。

在王维和孟浩然的山水诗中，可以看出王维山水诗在幽静恬适中透出色彩

¹⁸⁶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二册，卷七，页 604。

¹⁸⁷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页 86。

¹⁸⁸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一册，卷一，页 16。

¹⁸⁹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二册，卷五，页 463。

¹⁹⁰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一册，卷三，页 184。

¹⁹¹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一册，卷二，页 168。

¹⁹²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下，页 371。

¹⁹³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页 43。

¹⁹⁴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页 52。

的明丽清冷，表现的是：“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看”¹⁹⁵、“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¹⁹⁶；而孟浩然山水诗则是在清淡朴素中蕴含着幽远深厚，表现的是：“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¹⁹⁷、“高高翠微里，遥见石梁横”¹⁹⁸。然而，正如葛晓音所言：“在大自然中逍遥自在、任情适意、快然自足的乐趣，这就是中国山水田园诗的基本精神所在，也是山水田园诗派的审美理想、艺术品味形成传统继承性的主要原因。”¹⁹⁹不管是王、孟二人所呈现出来的山水诗画面如何，其诗都表现了山水自然独有的趣味，这也正是山水之间所拥有的自然魅力。

第二节 “天人合一”：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

山水诗之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自然”深深地积淀在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土壤里。在人类文明的源头，“自然”，无论是人还是自然物，都是有生命、有活力、有意志因而也有感情的存在，人们“都倾向于把自然看作一个有机也有灵的整体，一个同时包容了人类自己在内的混沌化一的整体，一个充满活力、饱含生机、拥有着自己的意志和情感的整体，当然，那也是一个充满神秘和魅力、令人尊敬又令人畏惧的整体。”²⁰⁰

的确，自然界中的山山水水、天地万物都有情感。而中国古代圣贤都以生

¹⁹⁵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二册，卷七，页 570。

¹⁹⁶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二册，卷五，页 463。

¹⁹⁷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下，页 315。

¹⁹⁸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页 47。

¹⁹⁹ 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辽宁：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页 31。

²⁰⁰ 鲁枢元主编：《自然与人文：生态批评学术资源库》，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年，页 2-3。

命的眼光来看待世界，所以他们感到天地之间充满了盎然的生机和蓬勃的生意，整个宇宙就是一个有情的生命大家庭。²⁰¹好比老子所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²⁰²（《老子·第二十五章》）庄子也曾云：“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合则成体，散则成始。”²⁰³（《庄子·达生》）再如孔子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²⁰⁴（《论语·阳货》）荀子亦说：“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²⁰⁵也表明“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²⁰⁶（《荀子·礼论》）这些都显示了天地万物都是有生命的，而且万物都存在着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因如此，“天人合一”之思想才会浮现，并且被大家所接受。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正如朱立元先生所说，“中华文化有一个基本内核，超越时空，贯穿始终，它就是‘天人合一’。”“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层内涵，总是在追求、执着于自然宇宙与社会人生、自然与人工的亲合、合一境界。”²⁰⁷古代圣贤认为人的生命与宇宙万物的生命是协调、统一的，这即反映了人们在追求一种人与大自然和谐亲密的关系，即“天人合一”的心态。²⁰⁸人既不是大自然的主宰，也不是大自然的奴隶，反之，人与大自然是融合为一，相依相成的。因此，“天人合一”的境界就是人与大自然和谐的最高境界。

²⁰¹ 参考自王惠：《荒野哲学与山水诗》，页 175-177。

²⁰² 朱谦之撰：《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页 100-101。

²⁰³ [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页 632。

²⁰⁴ 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页 1227。

²⁰⁵ [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页 366。

²⁰⁶ [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下册，页 349。

²⁰⁷ 朱立元：《天人合一：中华审美文化之魂》，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页 1。

²⁰⁸ 参考自刘文良：《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页 5-6。

首先，儒家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善和谐，认为人的自然生命与宇宙万物的生命是协调、统一的。在儒家的角度视之，人应该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征服自然、与自然对立。人是自然演化的产物，同时又是自然的一部分，“人道”是“天道”的体现，因此，人应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²⁰⁹儒家在认识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所面临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生态”保护的措施，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自然保护理论。²¹⁰孟子提出尽心知性以知天，“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²¹¹，“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²¹²，将自己的情性与万物的本性相联系，讲求物我同一。孟子和荀子都强调尊重自然规律，对林木水产的捕伐要依时令而行。孟子主张“斧斤以时入山林”²¹³，荀子主张“汙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²¹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鼃鼃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汙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²¹⁵《礼记·月令》则非常详细地讲了在各个不同的时节，如何保护林木、保护孕兽，有助于树木的生长和鸟兽的繁衍。比如说，在孟春之月：“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麝毋卵。”²¹⁶归结起来，儒家的生态保护思想大致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草木零落，再入山林”

²⁰⁹ [汉]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23。

²¹⁰ 刘文良：《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页6。

²¹¹ [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页877。

²¹² [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下册，页882。

²¹³ [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上册，页55。

²¹⁴ [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上册，页165。

²¹⁵ [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上册，页165。

²¹⁶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上，《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466。

的保护山林资源的思想，二是“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的保护动物资源的思想，三是“往来井井，涣其群吉”的保护水资源的思想，四是“得地则生，失地则死”的保护土地资源的思想。²¹⁷

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能够在王维与孟浩然的山水诗中体现出来，如王维《戏赠张五弟諲云》一诗中：“人鸟不相乱，见兽皆相亲”²¹⁸。短短十字，便明确表达了万类平等友好的思想。此类诗中，诗人直接将花鸟草木虫鱼之自然物称之为亲人与友朋，平等相待，从内心出发，真正做花鸟草木虫鱼之朋友。再如孟浩然“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²¹⁹（《夏日南亭怀辛大》），视觉上，饱览自然的华彩绚烂；嗅觉上，沉迷于自然的清新芬芳；听觉上，陶醉于自然界的天籁清音。可见，在王、孟的眼中，人与山川草木、日月星辰都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界共生，一气相通，与自然界平等共处，友好对待，融合相亲。

其次，向往回归自然的道家亦提出有关于“天人合一”的相关言论。老子提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²²⁰的观点，从宇宙万物诞育生存总根源上揭示人与自然普遍共生的规律。庄子则追求“以天合天”，人与物为一，通过遵循自然规律的方法以求得精神的自由，认为“人与天一也”²²¹，“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²²²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与天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庄子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²²³的学说，认为天地与人类并生共存，

²¹⁷ 张云飞：《天人合一：儒学与生态环境》，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1-89页。

²¹⁸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一册，卷二，页196。

²¹⁹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下，页315。

²²⁰ 朱谦之撰：《老子校释》，页103。

²²¹ [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册，页690。

²²² [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册，页694。

²²³ [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上册，页79。

万物与人类合而为一，人既离不开天地，也离不开万物，要求人的行为都应与自然保持和谐统一。庄子特别强调“顺物自然”，并将其提升到治国的高度，认为“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²²⁴。“天倪”论则揭示了“万物皆种也，以不同相形禅，始卒若环”²²⁵的生物环链思想。庄子提倡的“至德之世”²²⁶，不仅揭示了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必然产生“天难”的严重生态危机，而且表述了建立“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²²⁷的生态社会的理想。

例如王维诗中“酌酒会临泉水，抱琴好倚长松。”²²⁸（《田园乐》）、“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²²⁹（《竹里馆》）都表达诗人独自享受与自然的契合的乐趣，重在表现诗人在自然中存在的状态，是和自然无所束缚、交互融合、自由自在的和谐协调状态，他于琴弦上弹奏什么，歌唱什么并不重要，甚至第一首诗中未说明他是否拨动了琴弦。第二首诗中，诗人“独坐”高雅脱俗的竹林其间，掷琴而长啸。“深林人不知”，但“明月”却来相照，表明人不知而日月知，诗人虽脱开了俗世，却融入了自然，进入一种与自然同体、与大化同在的境界，明显透露出老庄道家自然哲学思想。

如果说诗歌体现的古代文人的思想，那么山水是即是人类与自然交融所得之结晶，而山水诗的主导思想无疑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人只有归于自然，以自我生命去契合宇宙生命，加入到万物的生命之流中去，才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微茫

²²⁴ [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上册，页 294。

²²⁵ [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下册，页 950。

²²⁶ [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册，页 334。

²²⁷ [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册，页 336。

²²⁸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二册，卷五，页 452。

²²⁹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二册，卷五，页 424。

惨淡的生命意旨，获得心灵的超越与解脱。这种主客合一的物化之境，是山水诗最突出的意境追求。为了达到这种境界，诗人常常通过身与物化的方式，使山川景物成为诗人心灵境界的映现，并借此揭示大自然中蕴含的生命精神。²³⁰有鉴于此，在中国古代山水诗的创作，山水自然生态从不在人类之外，相反的，诗中所体现的是山水和人类融合为二的画面，从而构成了一个生气灌注的生态整体。

第三节 回归自然：山水诗中生态观的现代意义

黑格尔曾经说过：“山岳、树林、原谷、河流、草地、日光、月光以及群星灿烂的天空，如果单就它们直接呈现的样子来看，都不过作为山岳、溪流、日光等等而为人所认识——但是第一，这些对象本身已有一种独立的旨趣，因为在它们上面呈现出的是自然的自由生命，这就在也具有生命的主体心里产生一种契合感；其次，客观事物的某些特殊情境可以在心灵中唤起一种情调，而这种情调与自然的情调是对应的。人可以体会自然的生命以及自然对灵魂和心情所发出的声音，所以人也可以在自然里感到很亲切。”²³¹我们在王维与孟浩然的山水诗里所看到的，正是这种对自然万物的亲切感以及人与山水自然生态的契合感。这种在山水诗里体现的生态观亦对当代社会起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鲁枢元在《生态文艺学》一书中，从生态观点出发，提出了一种“故乡”

²³⁰ 参考自王惠：《荒野哲学与山水诗》，页 193。

²³¹ [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页 262。

的含义，并且作了归纳和总结。²³²其中，所谓的“故乡”并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而是心理意义上的故乡，“故乡意味着一种特别的亲近或亲密”，是一种始终“被感情奉为神圣的地方”。“故乡”是一块自然环境和一支聚集的种群，是一个人生命的源头和人生的起点，同时又是一个现下已经不在场的心灵的境域。显然，诗人的怀乡象征着人类对于自己生命源头的眷恋，而这一生命的源头，就是人类及一切万物最原始的故乡——大自然。

此外，鲁枢元也提出：

“根源”，即最初时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那个有机统一的天地，这个天地虽然已经被现代社会搅得破裂颠倒，但神圣的原则依然在历史的飘渺处赫然高悬。“回归”，即寻回这个长久以来被人遗忘的存在。²³³

从文中可见，大自然即是那个“长久以来被人遗忘的存在”。随着人类文明的演，来到了这个工业化发展的顶峰年代，人们几乎淡忘了自己精神深处的主要来源，还不断地破坏自然环境与生态平衡。然而，物质的胜利却带来了精神的凋敝，文明的发展却带来了家园的丧失。人们于是开始怀疑自己走过的路途，开始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回归”就成了寻回那个“长久以来被人遗忘的存在”的重要举动。

²³² 详见鲁枢元著：《生态文艺学》，页 15-23。

²³³ 鲁枢元著：《生态文艺学》，页 22。

人与自然万物都是宇宙中的存在物，大自然是人类的家园和归宿，而且人情物态在文学中是息息相通，心心相印的，正如鲁枢元所说：“在那个最初的‘原点’，诗歌、艺术曾经就是人类的生活本身，就是生长、繁衍、创造、自娱、憧憬、期盼，就是吹拂在天地神人之间的和风，就是灌注在自然万物之中的灵气。就是黑格尔所说的那种‘绝对使命’、‘最高存在’。人类曾经与诗歌、艺术一道成长发育，凭靠着诗歌、艺术栖居于天地自然之中而不是凌驾于天地自然之上或对峙于天地自然之外。”²³⁴因此，人应该善待自然，保护自然，维持良性的生态循环，“回归”自然。

山水诗便是在“一个更具普遍意义层次上揭示着一种生命漂泊之感。一个安顿心灵的愿望，透露着跨入文明门槛的人类对于曾经混沌一体的大自然的永恒‘乡愁’。”²³⁵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始终对大自然保有一种难解难分的深刻情结，始终表现出一种回归大自然的潜在冲动和对于与自然冥合之境界的深情向往。这正是山水诗之所以产生和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精神源头和哲学基础。²³⁶有鉴于此，古代山水诗中所表现出来的人与山水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观，即是现今人类“回归”自然的重要基础。当然，所谓“回归”自然，并不意味着人类必须回到过去的农耕社会，回到纯粹田园式的生活。时间是不可逆转的，重要的是人们必须认识与理解自然界，反思人类的生存方式。

然而，在这个人与自然严重分隔对立的时代，中国古代山水诗真的可以带

²³⁴ 鲁枢元著：《生态文艺学》，页 23。

²³⁵ 陶文鹏、韦凤娟主编：《灵境诗心——中国古代山水诗史》，页 27。

²³⁶ 参考自王惠：《荒野哲学与山水诗》，页 36。

领人们回归原点，达到万物均衡与和谐的情况吗？中国古代山水诗中的生态观至今是否还有其价值所在？笔者认为，其答案是正面的，而中国古代山水诗中生态观的现代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中国古代山水诗明显带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肯定了人和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显示了自然万物都是生命的结晶。以王维与孟浩然的山水诗为例，其山水诗中表现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想生存，山水自然是万物的家园，也是诗人的精神家园。从现代人眼光看来，富足的物质生活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实现，但王、孟山水诗中反映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静穆从容的精神家园的建设却难以企及。王、孟山水诗告诉我们：只有在一个万物和谐共存的世界里，心灵才可以得到调适。这种生态观点，足以启发我们对于自然生态的关注。生态危机的出现，是因为人类将自然视为自己的对立面、忽视了人和自然界的整体性而产生的，而中国古代山水诗中正面的生态观，正是可以解决对人们这种“天人对立”的生态困惑。

其二，中国古代山水诗表现了尊重一切生命价值、兼爱宇宙万物的平等意识，而王维与孟浩然的山水诗中亦显示了万物息息相关的自然真理。人与自然是共存共荣，人若要生存，就必须让万物生存，人若要关爱自己，就必须关爱万物。王维与孟浩然山水诗中欣赏自然、融入自然，与自然生态平等共生的态度，正可以给予现代人以启迪。人类不需要把自然当作征服的对象，也不应该远离自然，不以人类为中心，也不以自然为中心，人与自然“平等共生”才是理想的和谐世界。山水诗中这种以平等态度仁爱万物的思想，正有助于我们树立保护地球

物种的意识，协调好自己与万物的关系，从而实现与万物的和谐相处。

其三，中国古代山水诗强调了天人和谐有序的关系，提醒了我们应该维护自然和社会中的和谐秩序，自觉地减少与生态环境的冲突和对抗。人类社会发展应该是和谐的、有序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考虑到自然资源的长期供给能力和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不为眼前的、局部的利益而损害未来的、全局的利益。如王维与孟浩然山水诗中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正阐释出发现人的生态本性的过程，就是回归自然的过程，是人类精神向自然万物认同的过程。谁能与大自然相依相成，就能在观照自然中，体悟到自己内心中无缚无累的自我之性，这也就是在王、孟山水诗中的反映出的人亲近自然的生态本性之美。揭示出人必须与大自然和谐契合，才能持续发展，这种思想对于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然而，就如鲁枢元所说：“文学艺术在救治自身的同时将救治世界，在完善世界的同时将完善自身”²³⁷，对文学艺术来说，带领人们回归自然确实是一个艰难的挑战。虽然如此，经历几千年的古代山水诗至今屹立不倒，除了因为其审美艺术价值之外，还因为其思想价值仍然被人们广为接受。当然，推广诗教，从诗歌教育着手，无疑是救治文学艺术同时救治世界的最佳途径。

所谓“诗教”，本指《诗经》“温柔敦厚”的教育作用，但现在可以泛指为诗歌的教育和功能。通过探讨盛唐山水诗中的生态观，便可以发掘古代诗人看待

²³⁷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页 23。

自然生态的态度，亦能发现其山水诗中大多都表现了人与自然相依相成的和谐态度，这些正面的生态思想，正是现代人们必须学习的对象。因此，推广诗教，推动诗歌中热爱大自然的思想，便可以让你我了解大自然的美丽和生气勃勃，从中感悟万物和谐的美好，同时增强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

综上所述，尽管西方当代生态学和中国古代山水诗在时间上是错位的，但在表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及维护自然环境的思想上是契合的，而中国古代山水诗所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正是目前人们最想回到“故乡”。

结语

王维《辛夷坞》一诗中言：“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²³⁸虽然诗中提了“人”字，但说的却是“无人”，即无须人的介入，生命在自然生生不息的大化流转中表现出一种圆融自足。的确，人类原本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人是处身于山水自然之中，而不是山水自然之外，更不是山水自然之上。然而，当人类文明迅速发展之后，自然生态环境不断遭受破坏，那些原先与人类的生命相互依存的山川、草木、鸟兽、虫鱼，亦逐渐变得与人类疏远甚至隔绝了。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岑提出，从人类活动对于自然环境有重大影响之时开始，为地球史上一新纪元，称为人类纪。在人类纪，人类活动对地球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复杂和深刻，人类大规模改变地球的地质时期已经开始。在这样一个新的地质时期，反思人类历史发展的功过得失，发掘中国传统生态文化资源，建构东西方学术交流的新格局，重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文学艺术与自然的关系，改善现代社会的精神生态，促进现代社会的和谐发展，是文学艺术的当代使命与文学艺术家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文学理论研究者应该直面的现实。于是，重振文学艺术的自然之维，建立文学艺术的生态视阈——便成为唯一的拯救之途。²³⁹

通过对王维与孟浩然山水诗的阅读，笔者认为其山水诗中揭示了人与自然

²³⁸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册，卷，页。

²³⁹ 参考自王惠：《荒野哲学与山水诗》，页 39。

冥合的文化内涵；反映了诗人与山水自然生态的和谐关系；代表了诗人回归和超越的自由精神；体现了中国古代圣贤特有的生态智慧。从生态批评的视野观之，王、孟二人的山水诗揭示了在山水之间，人们能够找到人类精神的栖息之地，找到人类家园的永恒所在。回望现今，或许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依靠一步一步走出自然和改造自然获得的，但是人类的精神与心灵却始终向往着顺应自然和返归自然。

袁行霈曾经指出：“诗的意象带有强烈的个性特点，最能见出诗人的风格。诗人有没有独特的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建立了他个人的意象群。一个意象成功地创造出来以后，虽然可以被别的诗人沿用，但往往只在一个诗人或几个诗人笔下才最有生命力。以致这种意象便和这一个或几个诗人联系在一起，甚至成为诗人的化身。”²⁴⁰然而，回溯和考量中国山水诗的创作历程，却发现荒野意象在许多诗人的创作中频繁出现，它不再只是一个或者几个诗人的化身，而是中国文化内在精神的外在显现。正如胡晓明所言：“中国山水诗的世界，不仅仅表达某某诗人的心境，更是表达着两千年中国诗人代代相承的共通的心境，集体的意欲；这共通的心境与意欲，正映射着中国哲学的真正性灵。”²⁴¹因此，王维与孟浩然的山水诗不仅仅代表二人的思想，还反映了一种集体的思想，即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想境界。王维与孟浩然的山水诗对人们的最大赋予，即是他们欣赏自然、融入自然的生态意识，他们把自身和大自然作为一种语言而精妙运用，为滚滚红尘中的你我提供了一条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回归之路。

²⁴⁰ 袁行霈著：《中国诗歌艺术研究》，页 242。

²⁴¹ 胡晓明著：《万川之月：中国山水诗的心灵境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 4。

参考文献

引用古籍

1. 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2. [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3. [唐]慧能著，郭鹏校释，《坛经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4. [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5. [北魏]酈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6. [南朝梁]刘勰著，黄霖导读，黄霖整理集评：《文心雕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7.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
8.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9. [唐]皮日休著，萧涤非、郑庆笃整理：《皮子文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10. [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11. [汉]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12.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13. [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14. [晋]习凿齿著，舒焚、张林川校注：《襄阳耆旧记校注》，湖北：荆楚书社，1986年。
15. [元]辛文房撰，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16. 徐元浩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17. [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18. [清]袁枚著，王英志校点：《随园诗话》，南京：凤凰出版社，2000年。
19.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20. 朱谦之撰：《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引用专书

1. 陈寅恪著：《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2. 党圣元主编，党圣元、刘瑞弘选编：《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3. 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辽宁：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

4. [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
5. 霍松林主编：《万首唐人绝句校注集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6. 胡晓明著：《万川之月：中国山水诗的心灵境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7. 刘文良：《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8. 刘彦顺主编：《生态美学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9. 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10.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
11. 鲁枢元：《文学的跨界研究：文学与生态学》，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年。
12. 鲁枢元主编：《自然与人文：生态批评学术资源库》，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年。
13. 蒲震元：《中国艺术意境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14. 钱穆著：《中国文学论丛》，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15. 乔清举：《泽至水土 恩至水土：儒家生态文化》，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1年。
16. 任俊华、刘晓华：《环境伦理的文化阐释：中国古代生态智慧探讨》，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17. [德]叔本华著，石冲白译：《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18. 陶文鹏：《唐宋诗美学与艺术论》，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
19. 陶文鹏、韦凤娟主编：《灵境诗心——中国古代山水诗史》，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
20. 王国维撰，黄霖等导读：《人间词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21. 王国维著，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
22. 王国璿：《中国山水诗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23. 王惠：《荒野哲学与山水诗》，上海：学林出版社，2010年。
24. 王志清：《盛唐生态诗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25. 王夫之评选，王学太校点：《唐诗评选》卷三，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
26. 闻一多撰，傅璇琮导读：《唐诗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27.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28.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29. 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
30. 袁行霈、罗宗强主编：《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31. 张云飞：《天人合一：儒学与生态环境》，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32. 朱立元：《天人合一：中华审美文化之魂》，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

期刊论文

1. 陈煜：〈论“天人合一”思想在王维山水田园诗歌中的体现〉，《前沿》2002年第12期。
2. 高建新：〈孟浩然的山水游历及其诗作〉，《集宁师专学报》2007年第1期。
3. 吴笛：〈绿色探索语境下的生态批评〉，《铜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4. 胡遂、罗妹：〈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论王维山水诗的“云”、“水”意蕴〉，《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5. 刘海微：〈王维山水田园诗中“山”之意蕴的形成〉，《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6. 刘丽红：〈论王维诗中自然界的和谐美〉，《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7. 刘丽红：〈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论王维山水诗的生态美〉，《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8. 刘文良：〈和谐：生态批评的核心范畴〉，《鄱阳湖学刊》2010年第5期。
9. 穆贺：〈论王维山水田园诗意象与情趣的契合〉，《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9年第4期。

10. 宋丽丽：〈生态批评：向自然延伸的文学批评视野〉，《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11. 王诺：〈生态批评：界定与任务〉，《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
12. 张梅：〈孟浩然、王维山水诗的比较〉，《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